



譯 林
書 叢 說 小
編 四 第

說 小 怪 神

記 尸 剖 塔 金 及 埃

上 卷

海 上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售學校儀器文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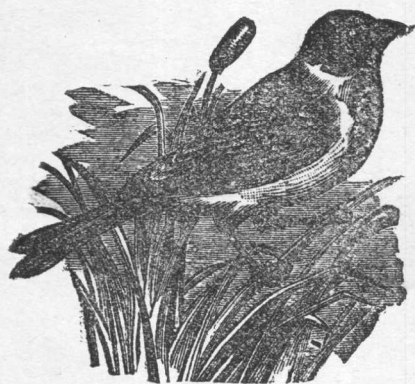
本館總發行所自新屋落成後。推廣營業。特爲學界諸君便於採購。儀器文具起見。增設發售儀器文具處。凡大中小各級學校師範實業等學校。應用理化、器械、藥品、人體、動植、礦物、標本、模型。並及音樂、測量、繪圖、體操、各種器具。與夫校中必需之墨水、紙張、洋筆、鉛筆、暨幼稚園恩物等類。無不全備。以副顧客之盛意。倘蒙採購。價目格外克己。尙祈賜鑒爲幸。商務印書館啓

哈氏原序

凡鶯吞禮格魯巴亞軼事。見諸正史者。哀惋之情。讀者愴然。天下悲愁。盡由動力。與怨恨之感動力。敗家亡國。從是胚胎。是二力者。能自吮其國本。老腴。洩裨。之消。衄。物事陳列。而目力翳隱。妍媸以溷。此有識者感覺之矣。格魯巴亞。從兩軍塵撲中。御舟遽移。而鶯吞禮身懸萬軍之命。乃並棄水陸二軍。追逐美人內逝。余至莫測其故。久乃虛搆其象。成此稗史。大開大闔。狀其事理之所必有。復旁撫遺事。佐證已說。蔚然頗有條理。讀吾書者。必謂此種思想。在文明眼中。已成陳舊。然當時埃及亡國之餘。臣宗德老。痛故國崩敝。言言發諸哀吻。頗可念也。或又謂書中崇禮妖神。事迹多涉不經。似皆爲余臆造。詎知神道設教。當時高座夏馬之。實具有道力。爲淺人所莫測。高座自信仰叨神貺以生。並能隱接鬼神。發宣幽局。洞徹未來。預決生死。阿施利者。埃及大神也。高座神與之通。且能踐彼冥迹。劃爲深隱渺冥之界。若嚴設帷幕。猝牽之亦莫卽其堂奧。今且勿問神情鬼趣。何者屬實。但以高座夏馬之事蹟。凡大宗教

中陳籍咸有其名。余又探諸碑林。及名輩著作之所引據。亦在在見夏馬之焉。埃及僧侶。至舉夏馬之與阿施利諸神等列。而意昔司靈迹。則尤與天帝同其隆祀。余哀夏馬之遺事。始成此篇。若徑遂書之。不能動觀者之目。用摭別籍。以助吾瀾。特余之筆力。不能舉千載以上之陳死人。爲之機括而生之。見狀於讀者之前。述及衰敝之情。及不宣之秘。則又作者之不幸矣。今學生輩尋味吾書。必不樂觀此幽怪之事。及古時禮法。與意昔司宗教。並埃及之文化。然學生欲知跳舞之源頭。則舍吾書第二卷上歌詞。無更古於此矣。至余敘格魯巴亞之收局。謂仰藥殊也。然希臘史家博拉達。則以爲不然。而遺老傳說。又謂其死於蛇禍。雖格魯巴亞晚年。惑於妖人阿利巴之言。國政恃之取決。蛇禍之來。或因此而肇其說。後人又云。夏馬之者。波利彌王族託名也。後亦王於埃及。然埃及僧徒之讖書。則云希臘滅埃及後。有大神夏西斐。將蒞其領土。意其神卽爲夏馬之。余合羣書證之。則埃及遺老。欲力驅格魯巴亞出諸國門之外。又非無據而談矣。且此等事實。亦埃及義士胸中所必有。以埃及墜落希

臘之手。久困廝臺之屬。凡具國民思想。能不逞其志氣。以伸冤窮。顧徧覽古史。於此事又不恆見焉。余書中意昔司歌。及格魯巴亞曲。則安度蘭所爲。取而施之。吾書之上。查美鶯所歌調。亦安度蘭譯譯希臘大師馬利格稿也。哈葛德敘。



譯餘賸語

畏廬曰。埃及不國久矣。始奴於希臘。再奴於羅馬。再奴於亞刺伯。再奴於土耳其。再奴於拿破崙。終乃奴英。人民降伏歸仰。無所拂逆。若其奴性。哈氏者。古之振奇人也。雅不欲人種中有此久奴之種。且憫其亡而不知恤。忽構奇想。爲埃及遺老。大張其檣。嗚呼。埃及蠢蠢。又甯知所謂亡國耶。

歐人之言曰。埃及國中金字塔。爲數不下百餘。計其勞力及於時日。每日需一百五十萬衆之役夫。築可一千七百五十年而成。此舉塔之全數言也。然吾考埃及古史。猛加那生時。已自構此塔。至死時實其珠寶腹中。則未之聞。若果有此者。謂儲此足以贍國。爲計則大愚陋。天下徒富胡足以全國。使人人咸不念國。卽十倍於此者。亦將盡供一日之擲。宜乎埃及一萬一千三百餘年之古國。從夢中禡落也。

是書好言神怪之事。讀者將不責哈氏。而責畏廬作野蠻語矣。不知野蠻之反面。卽爲文明。知野蠻流弊之所及。卽知文明程度之所及。雖然。神怪亦何害於文明。耶古

書之最古者。甯如四韋陀。四韋陀之書。哲學家不能駁詰而焚棄之。其書固專言鬼神也。余曾論造物之所始。宗教家恆歸功於上帝。雖達爾文猶不敢力辯其非。然則宜道釋耶教至今存矣。

格魯巴亞。作者盛飾其淫冶。余考之古史。格魯巴亞。生於紀元六十九年。死在紀元一百三十年。計年已六十有一。作者狀其死時作如許嬌媚。其用心深矣。是書之主人翁。鶯吞禮也。鶯吞禮踵凱徹之後。最有武略。權力奄有亞西亞。及東方之諸侯。乃一爲女王張錦帆江上。明珠醕酒。醉心眩目。盡舉一生霸業。付之流水。然則陳隋二帝。吾亦不能峻責矣。江上錦帆之事。埃及古史所有。

畏廬筆述書。將及十九種。言情者實居其半。行將摭取壯俠之傳。足以振吾國民尙武精神者。更譯之問世。但恨才力薄耳。

光緒三十一年元夕畏廬居士識於京師春覺齋

埃及金塔剖尸記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 紆

同譯

長樂曾宗鞏

原書緣起

埃及利俾安山下。有一荒寒之區。處亞俾都斯城之後。偏地有古德之塔。曰阿施利塔。古老稱阿施利爲尼爾河神。廟貌存焉。廟前啓土得墳。而神之有遺尸。以埃及貝葉作書。繫其身。凡三束。於是因書考實。遂得如許之故事。壙中絕寬廣。且深邃無倫。羨道啓自石罅。階級甚蜿蜒。其狀如就塔中央。螺旋而下。寘尸之所。直在洞底。自巖及底。可九十尺。其下陳三棺。尙綽然有餘。然所陳亦僅三棺。二棺尸狀如高僧。後始得其名曰阿猛尼亨。及其妻。此卽夏馬之父母也。吾書所敘緣起。實根此二人。所憾此二棺。竟爲阿刺伯賊剖而發之矣。

阿刺伯賊。以凡夫穢濁之手。力掀古德之尸。分裂其骨。記者深以爲憾。意其人敢瀆

犯高僧。亦自有恃。實恃其所祠大神哈峻之力。用敢肆其無禮。聞其入穴時。窮搜冥索。分裂骨髓。冀得殉舍之寶。外史氏曰。阿刺伯風俗劣。以至零鬻佛骨。用愚遊客。每得寸朽。卽奉爲神。至可嗤也。因是蒙昧之民。乃仰食於古墓之乾腊。以自活。方阿刺伯鬻骨時。人無知者。嗣得淵博古雅之士。知塔中古德所自來。編而成書。記者本業醫。自尼爾遊亞俾都斯。適與啓塔之人稔。乃叩以塔所。其人歷言不諱。且云。尙有一棺未啓。以狀言之。似貧者之棺。因不之犯。餘骨則鬻之垂盡矣。幸此一棺未戮。諸僉壬之手。且不爲遊客所得。醫者乃重賄阿刺伯人。請示塔所。入塔後詳書崖略。示余。余因述以告觀吾書者。

醫者之略曰。余是夜宿於廟中。廟爲前十九世古王聖得之廟。遲明始出而發塚。賊曰阿利。與余同行。賊目之長。侵入鬻中。狀甚兇劣。同行贈我以環。蓋於羣賊賊中。覓得者。時余行未及一旬鐘。已至山谷下。至時。日光尙未燦發。地極荒僻。淒黯可怖。惟烈日長曛至晚。山石皆燦。不能觸手。沙氣尤蒸騰。著足欲盪。余行且罷。乃賃騎入谷。

行次有鷲鳥高盤。余頂上往還數匝。仰望天色蔚藍。無垠道中所見如此而已。未幾至一圓石之上。石色堅黯。似數千年爲日光沙氣所鍊而成者。阿利遂止。告余曰。此石下卽塚也。余下騎授驢於埃及童子。童子引驢他牧。余俯瞰石中有竅。赤身可入。余以爲羣鳥所穴者。以接聯數穴。均鳥巢。余二人乃卽鳥巢穴中覓塚。旣得阿利獸行以入。余亦隨之外間。覺暖入穴。冰涼穴中漏光閃爍。愈下愈黑。余命然燭。見穴中已緹入數賊。均素稔。余乃悉心盼矚。似在一巨室中。嚴潔無塵。左壁上均鐫埃及古王之象。衆象中獨有一王狀甚威猛。鬚髮蒼然。身據高榻。扶杖而坐。身旁侍高僧無數。金容滿月。道氣盎然。右廂鑿石穴。陳陳皆枯腊穴。以黑石爲之。狀正方。時輩中攜一木槩。衆舁橫地。穴之上穴絕深。以絙繫之。阿利勇敢之盜也。懷燭於胸。以手執絙。挺足踏壁。霍然而下。俯視已不之見。惟見繩端徐動。知已抵地。微微有聲。出自穴中。側聽蓋阿利自言已至地穴矣。更視則小光燐燐如星者。燭也。於是千百之蝙蝠。伏處靈境中。見燭均拂拂有聲。衆賊引繩。繩起衆請。余下。余變調以繩。繩余腰。齊徐

徐抱繩身而下。下時頗惶悚。意司繩者稍失手。一落千丈矣。余引繩時。目不他瞬。專注於繩。而蝙蝠時撲余面。且集余髮數分鐘。後繩左右觸有物。反震余足。知至地矣。視之。已至小甬道上。而吾所與同來之阿利已立余旁。汗流被體。小蝠滿集。其首身背均受蝙蝠之爪血。縷縷然。少須穴上復下一人。其人下時。叉手於胸。狀如水手。下者已得三人。餘人均居穴頂以待。余歸阿利手燭前行。余亦出燭隨入。甬道狹促。高可五尺許。道既盡。始及殯宮。地氣如蒸。萬聲都寂。余氣幾爲之塞。地宮鑿石而成。四壁不鐫石象。余以燭徧覓。漫無所見。惟有古棺之蓋。仰掀壁下。殘尸二具。久爲阿刺伯人所毀者。第一尸形宛似生時。絕美者。尸旁有字。爲古象形體。惜余不之識。又有小珠。香屑及殮具。棄擲滿側。余細審之。蓋夫婦同窆者也。以尸質考之。即阿猛尼亨夫婦。時阿猛鬻體已破。余復諦視。似殮時曾薙髮入棺者。臉上悉貼金葉。時附骨之肉已乾枯如腊。惟形貌則妙美無倫。以年事策之。當在耄耋以上。溫厲之容。雖久瘞。猶凜凜然。余爲之肅然加敬。讀吾書者。試思之。余業醫。日與死人近。至此猶慄。則可知尸容之威毅。

余此時。立置其顛。弗敢更視。而舊所棄擲之物。尙叢積第二尸之面。余心甚寒。亦無敢掀矚。以理度之。是必美碩之婦人。阿利告余曰。彼廂尙有棺一具。側置壁下。想必當時棄擲於人者。余徐前視之。棺制甚工。斲柏樹爲之。殊無銘識之文。亦無肖象。阿利曰。吾發塚多矣。未有營葬如是之怪特者。是必下窆時。草草而去。故棺側弗整。余撫其棺久之。忽來奇思。以前此目觸殘尸。心爲震震。旣廢然思返。復自念余旣爲探奇來。何復舍此竟去。於是畏蒞之心。爲勇銳之氣。遏奪垂盡矣。

阿利攜得小椎及剛鑽。移其棺正中。闢其棺蓋。盜墳者。阿利長技也。阿利臨發時。告余曰。常棺之左右方。恆嵌以四木。櫓令牢。其蓋嵌時。先鑿夾縫。爲小槽。始入以櫓。更下之。釘棺牢矣。然此棺竟入其槽。入其櫓。何也。余知此棺之制至巧。且固。啓之良不易。因令闢之。棺蓋厚逾三寸。開時。有奇香之料。厚積棺中。其下卽尸矣。阿利瞠目視之。大駭。蓋尋常之尸。均仰臥。且僵如朽兀。而棺中之尸。則側臥如睡。親身之物。極鬆泛。兩股盡曲。戴金面具。常埃及王巴利米時喪制。恆如是。然棺震動逾時。而面具

竟弗落。阿利怪之。疑尸將起立。止余勿前。余曰。妄哉。余從未聞枯腊能生者。

余與阿利出尸棺中。而尸氣及香之腐屑湧起。余咽幾爲之塞。方尸未出時。半身陷於香屑中。既出尸。身有埃及貝葉一束存焉。大殮之布。則結束若甚愆愆者。阿利二目灼灼注視此貝葉。余則急拾而藏之。以余將細意考驗。是葉也。於是同發尸裹。而尸裹多粗布。周身皆徧。若被重傷而殞。又復草草入殮者。裹發復得貝葉一束。在尸面之前。此爲第二束。余擷取之。不能出。更視之。則葉綻於衣上。衣長被身直及二踝。作大結。如巨橐狀。衣縫則塗之以蠟。蠟坳尸身。塊然如一物。余燭而審之。甚怪其狀。時香屑悉爲蠟黏周尸。身皆滿計欲見尸。非力掣此衣。尸且不出。

此時余取其貝葉藏之。徐徐啓蠟衣。尸赫然見男也。於尸左膝之下。復得第三束貝葉。余復取之。引燭稍遠射尸面。以余業論之一矚。即便知其人之以何病死也。意尸入殮時。必受五金藥水所浸。抹拭尙未乾。胸上留有餘溼。而尸貌乃如生然。余歷相多尸。能葆尸容之藥。無如此尸。善者此時阿亞伯二賊。雖兇殘已極。見尸亦跪投不

止。余復相尸身。左腋之下。乃無香屑。尸髮雖斑白。顧狀尙中年。非老也。軀幹偉碩。無倫。二膊絕廣。余亦無心考驗。以時逼也。數分鐘中。尸受空氣。餘齧盡脫。一變前狀。更五六分鐘。則百無所見。惟髑髏及髮。與大髀存耳。一骨似右股。余亦不省記。惟已破碎。較左股略短寸許。餘均朽燼。此時余惶恐亦稍息。地穴中奇熱。且尸氣觸人。香屑棘鼻。死度已多於生度。

此外亦不能更作長書。以舟中觸浪顛簸已極。握筭不牢。計此書以陸行。達君許。余海行亦垂及。想君得此書。後十日。余亦屆倫敦矣。至時。或能詳悉更告君以所歷。並告君以阿利諸賊。在地穴中。欲索余貝葉。幾割余以刃。余幸以術自脫。今將就君。以此貝葉考驗。殆死者自記之歷史。當赴包拉博物院。與諸博士考之。此書止

外史氏曰。余既得書。吾友醫者。越日果至倫敦。余乃遣之。發貝葉。果爲死者筆記。然多象形書。及古文。吾友乃置貝葉於地上。令霉氣入之。徐徐使自解脫。吾則戴金鑲眼鏡。射二目光於神書之上。思索其字形。少須。復沈吟曰。是非死者之歷史耶。書爲

左舒所記事則女王格魯巴亞也。余友詫曰。吾生人也。奈何得數千年以上之事蹟。此蓋格魯巴亞登極之事蹟。君獨不見中有鶯吞禮名耶。鶯卽女王夫耳。計非六閱月之工。不能譯述其事。然六閱月之工。甯復足言。時吾友驚喜欲狂。趨入室中。時時與吾執手。且曰。吾志必竟此書。卽有人半路刺我者。我垂死。亦欲畢是業。今三束稿中所言。悉譯之於下。觀者當自得之。

埃及金塔剖尸記

卷上目錄

第一章

記夏馬之誕生 哈梭預言 殺無辜童子

第二章

夏馬之背庭訓 以力搏獅 阿度那至獅所宣言

第三章

阿猛尼亨訓迪夏馬之 夏馬之入塔禱天 神降塔上

第四章

夏馬之去家訪西伯 遇安奴高僧 夏馬之居安奴肄業 西伯垂訓夏馬
之

第五章

夏馬之歸阿蟠司山 夜禱秘殿彌意昔司及阿猛尼亨告誡之言

第六章

夏馬之用神火證道 夏馬之入幻境 夏馬之游涉冥司 意昔司見神壇

上

第七章

夏馬之出夢 夏馬之加冕衆尊以佛羅

卷中目錄

第一章

阿猛尼亨遣子 夏馬之至亞力山大 西伯忠告 格魯巴亞僭意昔司冠
服出遊 夏馬之角力仆勇士

第二章

查美鶯省父 西伯斥查美鶯

第三章

夏馬之入宮掖 城下以術愚門者 格魯巴亞退息寢殿 夏馬之進術女

王

第四章

狀查美鶯性情 夏馬之戲册情愛王

第五章

格魯巴亞登觀星臺 查美鶯失領巾 夏馬之談星象 格魯巴亞引夏馬

之爲知己

第六章

查美鶯行妬作酸心語 夏馬之圖刺女王將踐其成言 老嫗阿度那奉長

老訓辭至自阿磡司

第七章

查美鶯示隱語 夏馬之行刺不果 夏馬之自敗其垂成之王業

第八章

夏馬之中藥醒 榻下見尸 格魯巴亞入慰夏馬之

第九章

夏馬之受囚 查美鶯以嫚詞侮夏馬之 尋告夏馬之以自由 鶯吞禮使

者至國

第十章

格魯巴亞見窘於使者 女王與夏馬之立誓 夏馬之告女王以塔寶所在

第十一章

記猛加那墓狀 錄猛加那尸胸金刊誓書 夏馬之女王刳寶於塔中 敘

墓中儲寶緣起 女王及夏馬之自塔中戴寶歸舟

第十二章

格魯巴亞舟中議政 查美鶯問訊夏馬之 格魯巴亞覆書使者

第十三章

夏馬之要女王踐諾 與羽林大將格鬪 布禮納斯刃傷夏馬之 格魯巴

亞及夏馬之密語

第十四章

查美鶯伺夏馬之病 夏馬之治劍創於禁中 格魯巴亞幸西利西亞 布

禮納斯與夏馬之談心

第十五章

格魯巴亞置酒高會 格魯巴亞鎔美珠 夏馬之罵座辱格魯巴亞

第十六章

查美鶯授計夏馬之 查美鶯自承夙過 夏馬之贈查美鶯以臨別之言

卷下目錄

第一章

夏馬之從特薩斯逸出 船人墜夏馬之於海中 夏馬之出險島居 夏馬之歸阿蟠司山 阿猛尼亨圓寂

第二章

敘夏馬之末次之悲戚 夏馬之號援於神母意昔司及神母許可之言 阿度那述遺言

第三章

敘阿利巴夏馬之改名以學問自名於時 阿利巴屏居達毗大師古塚 僉謀進圖格魯巴亞 寓書查美鶯 阿利巴復經亞力山大

第四章

道者阿利巴晤查美鶯 查美鶯及阿利巴夜談 阿利巴入謁格魯巴亞 格魯巴亞出令

第五章

阿利巴自舵山致鶯吞禮歸朝 格魯巴亞宮中置酒 誌宮監死狀

第六章

阿利巴至猛斐斯散流言 女王令合藥 鶯吞禮誓師 意昔司大神過格
恩遺壤

第七章

鶯吞禮水陸二軍悉降羅馬於克那比城下 敘鶯吞禮收局及阿利巴合藥

進鶯吞禮事

第八章

格魯巴亞御臨終之膳 查美鶯作歌 女王飲藥 夏馬之洩憤 夏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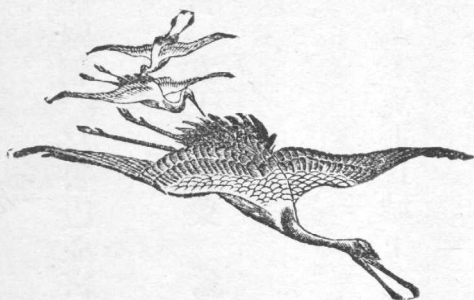
召羣鬼 格魯巴亞死

第九章

查美鶯與夏馬之永訣 查美鶯仰藥死 阿度那歸西 夏馬之歸阿幡司
山 夏馬之入煉形之廣殿引咎 夏馬之自述生平

第十章

夏馬之絕筆



埃及金塔剖尸記卷上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 林紓

同譯

長樂曾宗鞏

第一章

記夏馬之誕生

哈梭預言

殺無辜童子

余憑天帝之鑒。不敢自欺。直筆書其事蹟。以告觀吾書者。

夏馬之曰。余名夏馬之。爲神僧之裔。道由施智所傳。施智本埃及金塔之神。元德升聞。易封天官。兼主九幽獄事。余以聖統所遺。亦受錄於天。爲雙冕之帝。管上下埃及。余之爲人性甚悖。蹇譬猶花將蓓。蕾人人咸盼。其榮麗。余則折而殘之。富貴名譽。人人咸欲。余則背而去之。舍榮趨賤。辭富居貧。是余性也。顧余性如是。卽帝命余亦拂之。蓋余舍生人之所有。惟婦言是用。因是之故。乃廣集百種憂患。辱詈叢之。吾身猶低窪窮湫。之受羣潦。而人之洩憤於我。乃靡所不至。於是宜榮反辱。宜貴反賤。以終

其身幸得天帝彰輝之明一宣吾冤窮之氣告諸世人

嗟夫埃及是非吾古神格恩之遺壤耶。今乃以一邱黑土供我藏瘞。仍然如其國民。天乎。天乎。吾埃及先神乎。余何爲在此遺壤之中。竟爲仇國所侵。暴雖爾。神塔稜刺。天詎知民性。民德均爲強敵。遏制都盡耶。雖古王族氏仍存。而遺德餘烈。衰泯垂盡。諸君聽之。吾埃及固有之富貴。及一國興衰之運。悉委吾身。吾乃棄而擲之。傷哉。傷哉。今則善惡定讞之日矣。吾不能不吐實以語萬世之明眼者也。

余屬稿時。爲時已在黃壤中去沃肥之區。遠甚然尼爾河。流澌澌其赤如血。仍不改。余生前之所矚。其在余塔之前。則日光斜照。阿刺伯諸山及埃及阿幡司山。山中古廟僧侶亦日宣梵唄。顧朝代已更。咸不知余矣。至其祀事仍常。而屋脊尙聞百姓祈禱。反振之聲。餘聲及吾幽囚之塔。媿哉。亡國之殘魂也。試觀旂脚掀翻於城堦之上。連於阿幡司山。而廟中梵唄琅琅。前殿達於左右。爲誰禱者。

嗟夫。阿幡司也。爾其去吾心而屬之他人矣。浩劫旣成。戈壁之沙將翻飛而填君靈。

境。嗟夫。阿蟠司。天道循環。彼國民之心。將變易。其舊時篤信之心。來侮爾神。甯弗知乎。百年互逐。後者乘前倏忽。將穿爾城垣。而過滄桑之局。如是。余淚盡繼之以血。蓋余生爲世大戮。竇恨入墳。遺毒於世。殆亡國之罪人。余今含淚直書。下此均述。吾身世矣。

余生於阿蟠司山。余父爲有道之神僧。居施智之廟。方余生時。埃及女王格魯巴亞亦同時生。余幼時田居。日見農人作苦。肆其工力。爲人治笨事。爲狀似甚樂也。余就哺時。母已見背。遂莫憶吾親之容表。母亡在俾伯御宇之日。國號阿禮斯也。余家老嫗曰阿度那。阿度那語余曰。爾母死時。出象牙塗金之蛇於匣中。取置眉際。望者知爾母仙去矣。時人謂埃及國。祚後此必歸埃及之王孫。意于蛇爲之光也

時余父阿猛尼亨爲時高僧。余卽其承祧之獨子。方余母未誕余前。第稱爲吾父之妻。余不知其何罪。而吾父引大神塞傑之力。咒吾母弗育。神蓋獅首人身之女神也。已而吾母誕余。竟死。吾父入視。引手向天大號。以爲死母果爲神譴。而遺孽尙存。故

號神自咎。遂披僧衣。行法度吾母。吾母卽立起。翻尸身倚余搖牀之側。眉端牙蛇。遂與余雜眉。合呼曰。快哉。吾胎身幸得此結果也。勉哉。王孫爾將來將高居王宮上帝。命爾以肅清此境。內爾爲古聖意。昔司女神之裔。胄牛神生當佑爾嚴潔其操。行力振埃及殘局。勿令分裂。設爾功弗成。而帝鬼人咎亦將悉叢爾身。且爾先王之令。名將因爾而墜。爾且困蹇不復可救。迨死之後。阿施利河神必不汝留。鬼王訊鞫必不汝追。牛頭阿旁必不汝恕。迨備嘗罪罟。埃及上帝或赦爾前辜。另錫爾名。爾時方能從祀於埃及諸王之廟。時權黨散。匿外人足迹。亦淨國中積弱已極。因果始成。母語後精神漸渙。遂逝。余搖牀之上。余驚而大哭。此鬼語綜是書全局而音觀者幸勿忽之

時余父見之大震。以爲死母所言。均先知者。殆大神憑之以言。言與埃及科綱大相戾謬。慮一入王黨耳中。則兒必無倖。緹騎不日且來。以死人言干國憲也。乃闔其扉。令侍者立誓。勿宣於人。時老嫗阿度那爲余母之乳媪。處吾母甚善。然伊古以來。從未聞盟誓之言。能永緘婦人之口者。是言在乳媪心中。久之遂忘其誓。且震震於後。

來之因果。一日不期與其女言之。女又爲余之保母。女夫爲鐫人。媪與女媿其夫野外。道中遂語其女。時女夫方爲人鐫塑神象。媪語女曰。爾乳孺子當加勉。此子將來必王埃及。必逐去故王保利彌氏。女聞言愕然。默識之。迨夜歸。醒其夫語之。女夫故與余族弟有仇。將以余妖妄之事嫁禍其身。稍洩之。王族果怒。

王聞狀憤極。時王方驕。將盡滅埃及神道。專祠羅馬之神。他神不復崇祀。而私居中亦頗患神靈之陰殛。此事余蓋得諸御醫者。聞一夕王中夜大哭。懇請天使。所云天使蓋妖

也神冀免異日被刑。且求迨冥譴。並疑大寶將及身而墜。乃盛設牢醴。告廟乞靈。請大

神斐利亞爲之呵護。方惴惴中。忽聞阿磡司古刹中。高僧阿猛尼亨。產兒多靈異。言彼兒將來當王埃及。王乃召衛士衛士多希臘人肆而嫚神。王令衛士渡尼爾河登阿磡司山。取余首寘之筐中以獻。

適有天幸。衛士所乘舟正值潮落。滯於沙泥之中。弗進。阿磡司山下有河灘。北風大扇。舟幾碎。衛士呼援於水濱居民。乞以小舟出之。然居民見來者爲亞力山大之希

臘人袖手弗救。以埃及素見阨於希臘。因弗救也。衛士復大呼爲奉勅來。而居民仍弗省。就而謂之曰。奉勅勾當何事。衛士中有中涓一方駭而暈。因吐實曰。衆來爲殺高僧亞猛尼亨子也。以子有妖讎。將王埃及。云將逐去希臘之人。王怒。故以衛士來耳。居民聞而大震。且莫審言之曲直。恍惚中竟具舟來迎。中有治田者。兼司水捕。爲吾母同族。吾母臨終時。彼亦在側。三刻鐘中。直奔造吾廟。廟北嚮無垣墉。余父適北出。赴墟墓中。墓居大樹林之左。時衛士方乘驢來。卽余廟。而水捕已前至。呼曰。阿度那。何人。饒舌。致衛士來取余甥也。行至矣。非爾外泄禍安。從賁家人聞言。相視無策。此時若匿余密室。則衛士必得余首。乃已。水捕忽自窗中外矚見一童嬉於廟下。乃問阿度那曰。媪乎。此孰氏兒耶。阿度那曰。余孫耳。是兒在分爲余乳母子。而禍端亦正其母所兆。是時水捕問阿度那曰。老媪爾饒舌。今當知所以全吾家孺子者。語已。指乳媪之子。言曰。吾將憑天神之力。示爾輩以大義。

阿度那聞言大驚。以其孫爲其血脈。烏能代孺子死也。然不得已。亦將其孫拂拭以

紵衫加其身。拭已。置之搖牀之上。復以泥塗余身。殆徧。並汚余髮。且去余裏衣。逐余出。嬉於門外。余頗慧。解立從媪言。

水捕部署竟。遂自匿。而騎士已至廟外。問阿度那曰。此非高僧阿猛尼亨家耶。媪曰。然。且延之入。出蜜及牛乳。款騎士。騎士聚飲。中涓問曰。此搖床坐者。非阿猛尼亨子乎。媪曰。然。並語騎士。是兒奇慧。生時有異徵。後將王埃及。乃述死母之言。歷歷無隱。騎士聞言。大笑。有雄碩者。竟前出劍。斬搖牀上小兒。中涓出詔。懷中示余家人。謂爲奉勅來也。出詔後。復語乳媪曰。爾語高僧厥子。將爲王第無頭耳。

騎士斬兒頭後。羣出。余門中有一人。見余嬉於道側。呼曰。是人頗異。將欲剽余。刃少須。忽自去。余見其槩。上尙注余乳。母子蓬髮之首。血淋淋也。余自念騎士之不吾斬。意殆憐吾冲幼。遂釋弗殺。

騎士斫吾乳。母子時。余乳母不知狀也。須臾。歸自市間。見狀大哭。余意乳母夫婦。必且尋仇於阿度那。不令存於地上。行亦縛余赴官矣。嗣竟無事。是時余父適歸。老媪

述狀。父乃召水捕及其妻。語之曰。爾趣行入幽隱。幸勿爲邏者所得。余竊思是乃天意。彼無辜之乳母子。竟代余死。寧非幸耶。自是以來。余父高僧對人宣示。謂余已死。卽以逃死之。余代乳母子襲爲承祧之胤。

第二章

夏馬之背庭訓

以力搏獅

阿度那至獅所宣言

騎士斬兒後。國法遂置余。不論騎士之迹。亦不至山矣。死兒之頭。中消費入皇宮。懸之亞力山大。以西普拉斯酒饗之。並令女巫吹笛。其前中消徐前。執鬪體舉以示王。王大笑。命以革履批死者之頰。復命宮妾出名花。命簪鬪體之髮。曰。戴此令新王增媚。因膜拜不止。狀極侮狎。宮省事祕。本不得聞。然他宮妾稍稍漏之於外。余因得識之也。方王拜時。此宮妾語王曰。王拜甚善。此兒若生。殊真王也。名曰阿施利。王其知之矣。阿禮斯王聞言大驚。蓋王多遺行。至患冥譴。又惡宮妾言。立令撲殺。此妾曰。余今將以汝爲犧牲祀王矣。他宮妾咸令遣散。是夜止樂。明日曉燕。醉中復令奏樂。亞

力山大居人。咸譏王愚。作歌刺之。

如是者又數年。余尙幼。埃及國家事變。歷歷。余頗不詳。卽有之。亦不能筆。迨余能文章。又專記已事。因亦弗及國家之事。故從略焉。時序浸尋。余亦漸長。因以父爲師。詔余以古學。並教余以禁勒祈禱之術。言此學術。爲兒輩所應知者。余生而美。秀髮黑。如姚智之神。睛蔚藍。若蓮花。肌膚瑩白。類聖堂寶座所供之美玉。凡此者。今均代謝矣。故余追述之。亦無甚媿焉。又氣概洸洸。旣碩且武。阿幡司山之少年。如吾壯旺者。角力咸不吾逮。卽較刀劍。爲術亦遜。余此時甚欲出與獅角。余父詔余曰。爾命至貴。慎勿冒險。余聞言長跪。請示指。翁顰蹙久之。始曰。上帝臨汝。爲道至顯。余惑甚。不以翁言爲然。時余方聞阿幡司山有勇少年。爲父行牧。獅來取羔。少年斃之。其人深忌余。勇及貌。乃廣宣衆中。斥余爲懦夫。謂余每行獵。但能仰取飛鳥。走射羚羊而已。然余年雖十七。實已魁碩無倫。

余旣見侮此少年。深愧負我庭訓。恐敗父名。心戚戚然憂。而此少年相見時。復多媿。

詞。且謂余。是間父老語彼。山中有巨獅。伏叢莽中。奔吼時。越過廟旁數千武之遠。爾敢同往撲殺此獅耶。余聞言大怒。幾欲出刃而鬪。第交鬪於此。恐爲阿翁所知。乃徐語少年曰。爾第去。遲日當更來。余必仗劍從爾索獅。方知余非懦夫。少年初不之允。以俗尙鬪獅者。必以衆往。無二人偕者。余知此少年怯也。乃激之以語。以卽日往。少年不能堪。遂歸。覓弓矢利刃。余亦歸。取大槩。槩柄爲老棘心。所製。裹以榴木之皮。更箍之以銀絲。俾入手不滑。余執槩。潛與少年往。覓獅穴。旣至斜陽垂落。穴據河岸。旁蘆密如毳。余謂少年曰。大言人。爾能道我入蘆中乎。或余前道亦可。惟君所擇。余言時。氣已吞此孽獸矣。少年謝余曰。不能。我猖狂良不如君。君試待之。彼獅且來。碎爾顛背。然我固有術。務待其酣臥時。入穴刺之。必可得志。少年言已。出弓注矢。將入少年之入蘆中。余莫悉其狀。但聞矢發時。如電光撒於雲翳之中。一瞬卽沒。而臥獅已醒。立至余前。鬣狂張。作金色。目睛兇黃。閃閃可怖。少年之矢已中獅下頰。搖搖欲落。吼聲動天地爲之震。余呼曰。速注矢。更射勿令近我。然是時。雄果之氣已舍去。此

少年之身。但餘股。弁齒震。且落十指。盡顛不復。挽強弓。矢均墜於地。少須狂呼。走匿。余後而巨獅已直據吾前。余此時亦癡立待盡。幸未奔越。而獅已高躍。超過余頂。風鳴腥觸。張爪直搯少年之顛。如以石擊卵。少年立斃。獅坐尸上。吼不止。氣勃勃然。余大驚。莫知所爲。然握槩至堅。大呼而進。盡力椿獅喉。方余進。槩時獅後股忽據地。奮鬣昂首。高與余齊。伸前爪撲余。余盡吾一生之力。力槩之直貫獅咽而入。槩陷弗出。槩鋒所至而擊獸兇猛之氣全滅。聲雖健而實悲。余聞之。骨肉幾脫。不復相附。須臾聲盡。獅臥。槩仍貫之。移時復躍起。高逾尋丈。前爪力搖頸。槩狀愈猛。厲再起。再作聲。嘶垂顛矣。此獸踴跌久。週身之血半出。垂死猶作牛喘。久乃無聲。余此時雖冒危險。格猛獸。實年十七不能不怖。嗟夫。及今思之。都成陳迹矣。

余迴顧見尸。伏血泊中。其人卽以勇見詡者也。更顧死獅。猶張目。猛視。忽遙見一婦人狂奔向余。狀似老嫗。阿度那余力盡神已昏憊。不復辨析。果爲阿度那否耶。來人若果阿度那。則是人卽以所遺之血脈出我於死者也。其人恆采藥於此河干。好以

藥濟人來時。固未省獅窘於此。故冒險而進。在法地有人耕。獸無從窘。獸窘固在深山大澤。從未有據人田者。矧余所立地。既非大澤。尤別深山。今日乃搏獅於此。殊出意表。語次。媪已至余前。拜不已。且行。臣禮稱余爲王孫。謂宜以國禮相見。並上余尊號。呼帝呼神。呼救。主聲顛而雜。余實莫審其所以然。

余以爲媪見獅震恐。癘動。因叩之曰。媪欲何言。媪不答。余曰。媪見吾手盡此獅乎。媪殆偉吾勇。因有此稱。然是間勇士。自昔及今。鬪獅者何止什百。甯復一余。媪胡爲獨偉我。古有神僧。曾手刃百獅。媪或聞之矣。卽余翁道室中圖畫。均寫神僧撲獅。媪奈何盲視弗察。嗟夫。媪今日言此。眞大愚哉。

余與媪言。歷歷至今。猶憶之。自以少年健旺。偶誅一獅。何足言勇。故謙不敢當。顧媪仍膜拜不止。竟呼余至尊。分僭語。余亦不復錄之矣。

媪久之復呼曰。王孫。爾母仙去時。遺言至可尋味。勉哉王孫。媪知爾母必憑天神之力。始發此奇讖。王孫當勉圖之。且王孫之降。殆出自神胎。凡近安得有此。王孫不觀

佳兆。歷歷耶死獅。在彼獅生時。方據羅馬城。作奇吼。今何如矣。卽此少年之死。非保利彌將覆之兆耶。王孫不聞麥西地亞小國久滅於保利彌之族。今亦萌芽如蔓草盤旋。遍生於尼爾河瀕矣。今若合麥西地亞之國力。卽可以制伏羅馬之獅。猶此獅也。顧麥西地亞之力。特如獬犬。殆猶不足降獅。獅力反將制犬。非王孫神力又烏能制吾埃及大神格恩所屬地。後此人人將復自由矣。嫗願王孫自潔其身。率由上帝眷命。王孫果能中興。則王孫亦吾國之格恩也。嫗但患王孫近婦人。彼婦之口能貽誤王孫。洪業王孫甯復不懼吾。今言之後。此必莫能遁。蓋吾之生命。旣蹇且窮。天下愁慘之事。叢余一身。未有須臾之離。顧余有不應言者。余悉言之。余罪重矣。余每自念。饒舌固有罪。第余曾以子孫之血脈贖此罪罟。王孫固當諒之。且王孫所有積戾。余亦一一爲王孫滌之。蓋余雖老嫗。最重民智。卽神聖何莫不爾。神雖高居。眼光與衆胡別。其心正惻惻於窮困之民。昨神母意昔斯示夢於余。令余至此采藥。謂必見王孫。王孫今日正有佳兆。令余一目識之。余不言乎。此事後日必驗。至願王孫

以。定。力。堅。持。勿。爲。人。誘。王。孫。試。前。余。將。引。爾。至。河。瀕。觀。河。流。作。蔚。藍。色。王。孫。注。視。容。光。已。反。映。水。上。矣。爾。眉。峯。以。上。不。湧。現。兩。王。冠。耶。水。中。所。鏡。已。堂。堂。爲。王。者。儀。表。恨。王。孫。奮。不。之。覺。彼。居。吾。上。之。上。帝。臨。下。有。赫。時。冠。服。不。如。是。乎。百。姓。視。王。孫。猶。王。孫。之。視。上。帝。至。貴。之。身。不。可。輕。擲。今。奈。何。輕。於。一。博。耶。

此老嫗語亦篇中大眼日均全書伏線也

媪語已似復有所懾。忽變聲作哀狀。言曰。孺子。爾幸勿愚。彼獅爪至毒。爾何不愼。今已爲所傷。爲狀危矣。彼獅爪之鋒。猶毒蛇之口。觸之萬無生理。淪毒旣入。腠理不藥卽死。卽未死。有夢輒獅。猶之觸蛇。夜夢皆蛇。且創一膿潰。其痛徹骨。此事我知至詳。王孫須知天下先知之人。均非無故而然。爾少俟之。吾將置此青青之藥草於爾臂創之上。靜調六月。俾受毒之膚。復長新肌。如爾六歲白晳時矣。惟孺子勿幾速愈。當借百神之力。羣爲調攝。爾必更生。潔滌其肌。如享祀之玉卮。以祠新月。故爾欲求生者。當試吾藥。

以上均媪託神語以語夏馬之神

余聞媪語訖。乃以手自扶其頭。狀如魔噬。忽迴首視。見一偉人周身作棕色。立羣輩

中目耿耿矚余。尋知其爲保利彌氏之偵諜。余幾爲是人所阨。如當日之見阨於衛士。此時始恍然阿度那變其聲狀。殆有故也。

是時諜者進語阿度那曰。媼降神於身。出語甚怪。爾所言之皇帝。及雙冠之皇帝。果爲誰也。阿度那曰。然。爾問此何爲。余雖宣神讖。安能遽奪此百靈呵護之埃及王。且土善雅樂。足以降神。神久歆之。故筮此沃地。勝彼雙冠之王多矣。既復言曰。方今之人。何者不宗麥西地亞之亞力山大。由此推之。君可立知其究竟。昔者故王袞服。爲美歷智劫往柯斯。曾一歸乎。是袞非爲潘彼所得乎。君試思潘彼得袞。其樂胡極。然識者知潘彼僭王。特狗襲獅鞞耳。顧獅縱鷲獸。亦已爲孺子雄槩所手擲。則獅力亦胡爲者。矧此獅見誅。村人咸悅。正恨此獅牙爪過利。甘人如糜。充彼爪鋒之毒。雖愚駭如吾。老耄行將就死。亦不禁舉聲而號。今則獅存而勇滅。尸行腐而魂久越。若追溯一句鐘以前。彼獅之雄偉跳躍。猶之生人。所憾旣死之身。無須臾就土矣。由此觀之。獅亡村靖。勿須一矢。眞天幸哉。嗟夫。彼獅收局。不過爾爾。余舌亦燥。天亦垂暮。今

趣以人來。將獅尸。及少年之尸。同瘞。復顧余曰。孺子當慎服吾藥。創且自愈。老嫗雖衰。固有知覺。矧爾爲吾諸孫。毛裏之愛。安得不親。嗟夫。孺子。吾至欲憑天神之力。祝高僧異日繼汝爲後。上託阿施利之福。永永不瀕災禍。使汝永爲高僧之子。以終天年。余敢謂彼夏馬之雖長成。亦不能如汝之勇。按以上所言。均託言以誦獅指埃及王也。意言埃及王無道。且系出希臘埃及百姓。苦之以獅之死。斥潘德之將亡。不王埃及矣。潘彼亦隱指埃及王。至言次直認夏馬之爲諸孫者。正防爲諜者所得。謂夏仍存禍。將立至。故語語稱之爲孫。以釋疑。余告嫗曰。姥言事太戇。出語太鈍。彼諜者已蘊怒。飛馳而去。姥不知耶。橫死之少年。亦當世勇者。死誠可惜。因指揮村人。令舁少年之尸。歸阿磡司山。更留數人。助剝獅皮。卽以皮賻死者之家。蓋獅皮因爲死者所應得。特恨此少年。冒死而進。爲狀過愚。顧愚則固愚。而事之終局。究有是人應得之利益。惟奉告世人。凡遇勁敵。慎勿猝搏。能見可而進。斯善矣。卽以吾徼倖成功。爲力亦罷。歸時忽忽如喪失其魂云。

第三章

阿猛尼亨訓迪夏馬之 夏馬之入塔禱天 神降塔上

余受阿度那之藥。數患處。乃奇驗。痛立止。知是藥者。殆有玄功。二日中。患若失。久乃無癥。余甚咎不遵余父之言。幾瀕於險。毛裏之親。父固宜愛我。然吾父著書。竟言有子已爲衛士。決脰而去。復言由大神宣勅。允余承襲神僧之後。一力食吾成人。在理余既嗣香火。則祠神之職。實爲吾職。以此之故。中心戚戚。恐阿翁聞之。怒余輕生。搏獸行將笞責。蓋阿翁前此所言。雖極冷儻。實披導余智不少。今余不敢更背吾父。擬投父自承其短。卽箠杖交下。亦所誠甘。於是手持血掣。坦其前襟。明示爪痕。徑造大廟。至父所居。居爲廣廳。四壁圖畫神物。森肅端嚴。石室高矗。中露一線漏光。夜中則炫燐銅海。燈搖影四壁。余入時。寂然無聲。扉尙未闔也。余以手抉厚簾。入肺葉。突突作響。爲狀至慄。

天沉如墨。海燈已上。卽燈光中。見一闍黎。坐象牙檀香之榻。陳石几。其前几上。列厚冊多。豫書國人生死年月。此卽吾翁也。翁沈暝如睡。白髯下垂。直抵石几。狀如羽化。而燈光搖搖下燭。見几上貝葉經片。及手上金環。黃光燦射。貝葉所書蟲篆。糝糊如

礦中碑場。凡人均無從識別。余卽燈光中見翁髮新薙。白衣曳體。旁另植一拄杖。於象牙獅足之榻。眉稜高聳。神威凜凜。狀似君臨萬國者。眉作白色。下翳空青眼。光余望之。股慄不已。蓋余之慄。吾翁猶臧獲之承望貴人矣。翁居此廳事久。日夕與大神同處。思想已與神合一。卽其文章流播。亦神幻不可方物。余處靜中。聞翁氣息如仙人。騰嘯攀仰。莫及吾翁。此時已享有阿施利之福。頑仙又何能及。祇此一節。已足令凡下之人心震耳。

余凝立視吾翁久。而翁已出定。睫乃微啓。目不余。瞬首不余。迴而精神已射燭。及余叱曰。孺子何以徑背吾言。竟至與獬獅爲敵。然則吾言何往耶。余戰慄對曰。翁何由審吾搏獸於野次。翁曰。爾謂吾弗知乎。名爲道人。苟不用吾五官。何由察物。愚哉孺子。獨不知老子精神。恆與汝偕。特汝弗知耳。爾時獅暴起。陷爾同獵之少年。余亦知之。爾獨不念爾之所爲。均爲天所發。縱指視。余卽祈天將護。蠢子乃無一覺。但觀爾槩。直貫獅咽。此何人之力耶。愚哉孺子。汝胡不惜身至是。

余曰。是同獵少年。以大言激我。因瞋然與俱。翁曰。知之。汝少年盛氣。吾亦何責。然今當遵守吾言。爾須力識吾言。銘之心版。彼大言之少年。特以爾身爲試。將死汝耳。且欲測爾勇之所至。能勝此鉅任與否。然爾因觸險。幸能回頭。吾尙嘉汝有鎮力。脫此危難。今大險已過。後均坦途。顧終亦無成。而爾之時。日亦歸虛。擲余曰。阿翁所言。孺子均莫能測。奈何。

翁曰。夏馬之。余亦無奈汝何也。彼老嫗阿度那。曾以言詔汝。汝還憶否。余曰。識之。因述阿度那言告翁。翁曰。孺子。爾亦信阿度那乎。余曰。否。幽杳之言難信。孺子初以爲嫗殆癩動。故所言均不之味。時環觀者衆。亦咸以爲狂病。翁聞言始轉目盼余。余恐極。竟以身就影。翁曰。孺子誤矣。彼嫗胡從癩。嫗言皆實。蓋彼所言。非嫗自言。蓋有所授。彼胸無宿物。不能容忍。必一吐爲快。阿度那者。神降其身。言雖幽杳。實爲前知。孺子當知埃及中諸天神。威望爾力踐嫗言。能是。則天將戩汝。且汝非外人。一旦圓寂。亦將祠汝於是。汝實爲吾毛裏之親。汝之得生。嫗之力也。夏馬之乎。汝所造何止於

是充爾我父子之力。當令希臘種人之血。流被城野。設吾父子能久壽不死。無挫折之禍。必能力驅埃及客王。出諸境外。前此波斯入主吾境。境內爲瀦。迨波斯去而麥西地亞羈人。越三百年。拉志打竟篡雙冠之位。蹂躪格恩靈境。淫祠遍地。嫫嫫大神。爾識之。今茲兩禮拜後。彼保利彌皇殂矣。中涓波斐納司卽前來殺汝者。不從遺詔。竟奉其幼子御極。公主格魯巴亞美而陰鷲大怒。逃入塞利亞。卽其地招集一軍。犯闕。與幼弟小保利彌戰。稱得父遺詔。令護季弟登極。平章政事。中涓胡得矯詔。此時卽爲爾絕大機倪。爾須識之。彼羅馬之鷹。方高颺天末。握爪以待。待此肥沃之埃及。一落其爪。卽裂食之。孺子爾須痛念埃及之百姓。受轄於人父兄。至今尙不平。波斯之事。其心痛絕。以爲埃及大國人。乃竟呼之爲麥西地亞人。此在亞力山大之人心。凌巖埃及。率多如是。凡爲埃及之人。咸鞅鞅於希臘之羈勒。又仰承羅馬之鼻息。思之能勿心恫耶。爾試思吾廟中無辜之赤子。不嘗血其刃乎。矧吾埃及所應有之利。爲彼侵漁都盡。以填拉志打之慾窖。卽以祠宇而論。亦狼藉殆遍。吾上帝之明鑒。亦

爲若輩汚沮。汝知之乎。並欲以淫威加諸鬼神。以不可思議之神靈。無因遽降改其位號。以威力顛倒廟祀。汝亦聞埃及之人。夜半禱天。力求自由。而淚盡聲嘶。咸不得當。嗟夫。孺子。上帝臨汝。拯此國人。汝本淪諸九幽。余以神力起汝。汝或未之知耳。且爾之名。余已宣布聖堂。爲汝之助。凡諸高僧。及父兄弟。咸禱天佑汝。而鬼神亦升聞爾德於天。第爲時未至。以爾爲柔枝嫩樹。未能禁此風籟。此均吾今日訓汝之言。汝其勉之。

夏馬之汝所行事。卽代天行事也。務淨爾身之穢滓。一體天心。卽羣謗交集。汝亦勿沮。人苟以情網見罾。當勿爲動。爾天職固高。尤須濟之以學問。設不以學問自益。大局將因之而渙。吾憾汝終身。卽埃及父兄。亦唾棄汝矣。鬼旣不歆。神無所麗。汝亦終不受鬼神之呵護。爾當知天神固長生不死。而享祀所繫屬。仍主之人。猶制器之必需機。勇士之不釋劍。若劍折鋒鍛。則棄擲鏽燬。歸於無用矣。故爾心必求嚴淨高厲。以爾非尋常百姓之比。卽俗中褒貶。亦無所惜。嗟哉。吾夏馬之爾。須勇往。爾之前途。

吾未能量。且自是以往。日進無疆。苟不自愛惜。殃咎立至。卽叢汝身。汝何勿懼。翁語已少息。點首者再。

尋復曰。若是微言。汝後此不能更聞矣。惟及此須乘時力學。明日余將授汝以書。爾速趣尼爾河。越猛斐斯白牆而過。至安奴寄居數稔。當純習古學。今吾廟後有古塔。甚陰森。遵塔中階級。直登高頂。當有所遇。蓋爾異日卽高僧之窟。事業均在此塔中矣。余幸未死。尙在此偵爾消息。以天神佑我。去圓寂之期尙遠。汝勿患吾死。余在此自結死網。以待時至。爾時麥西地亞之壺蠶。已爲汝撲得。孺子試前親吾眉端。始知吾殘年期望之所屬。亦埃及全境興復所關。爾當乘此高飛。以逐時運。若巨鷹之翱翔於天半。由此以往。大業或唾手而成。然須至誠。勿僞。勿中輟。勿暴棄。犯是數者。吾將唾爾面。卽爾之靈魂。亦將梏諸九幽。永不得釋。久久始有懺悔之時。然埃及之自由。亦因爾耽誤矣。以上所言多幽隱難釋而實爲全局關鍵夏馬之成敗已在此預言之中說者幸勿厭其沈晦余聞翁言。戰慄不已。邈迤近翁坐榻。以口親翁眉端。言曰。事若弗成者。請以一身荷衆咎。雖多勿恤。翁

曰。或不至是。此非吾峻責於爾。彼人見事弗成。必不能遣爾勿責。此意爾當知之。兒
今且去。爾須味吾言。咀嚼弗置。庶余言乃融匯於爾心。爾所閱歷。須歷歷記之。聚生
人智慧之液。蘊之一心。慎以待敵。則敵必摧。爾但前勿怙。爾有過。已有人呵護。或不
自致於不祥。所患者爾心偏向。卽爲爾之仇敵。則良可懼。以上均老夫質言。爾其聽
之。

余拜命後。遂卽翁言行事。是夜深沉。不籟。庭院無聲。余趨而出。至本廟古塔之下。奇
悄不類人境。微欵亦似通於帝廷。余徐徐入塔。歷二百餘級。始履其巔。塔頂均巨石
所製。余坦胸倚石闌。以目外。矚明月初吐。紅光周其輪。朗照於亞刺伯山上。清光迎
面射塔。適當余踞處。流影斜逼。廟塔鐫刻神象金容。都見餘輝射及。田畝色皆正白。
此其意。昔司女神所然之。天燈乎。故燈光注射吾塔。及格恩之遺壤。直通諸海。
光力映水。水月合一。如以口吻相親。附者而水波微颺。則以笑靨相迎矣。時崇山雄
谷長河巨鎮。及大神之宇。平坦之途。咸茫茫如在巨浸。此意昔司神母睡起袍服耀。

采故大地皆明萬狀奇麗已極摹擬其形殆入夢之美人莊肅端碩故各廟之塔勢咸朝拱如省覲焉余在此時似大地別有一境吾身履之幾欲仙去嗟夫誰造此塔者其人類已凋謝垂盡吾則方興未艾欲以力遍筦此月光所及之土宇卽此寶座亦當全入吾手然易姓之神余亦弗褻仍授以位號若予志得遂能力驅保利彌氏再造埃及令勿轄於他氏猶駿馬之不受羈勒此種思想往復於余血管之中皆故王之熱血未冷者也意皆將待埃及之復蘇蓋故王雖長眠於西備斯山寢園而王之精靈已脹起於余之體幹余方自慶無因得此殊遇因之握固跣於塔端潔心祈禱久之覺此次精靈直通帝座矣帝之爲名不一狀亦萬殊余乃專嚮一帝作禱詞曰誠心所願求我肇天立極誕育羣生統攝萬靈闢闔陰陽生生無已與天地同休上帝上之上帝願傾耳聽臣所祝。

又祝曰誠心所願求我萬方歆祀純正剛明管領風雲遞司年代西方主宰地獄尊神阿施利尊天願傾耳聽臣所祝又祝曰誠心所願求我陽神之母統司陰政意昔

司神后。願傾耳聽臣所祝。臣仰荷羣神選拔。代天行政。願上真假臣位號。錫臣符璽。以陽臣署陰職。託列聖扶掖。則列聖恩及下民。實無人能遏抑祕偃之者。尤願下聽臣言。如臣所請。祝已。傾身委地。以目注天。恭接靈爽。

余方跽禱時。而月輪忽爲雲翳。夜色復悄。諸籟皆寂。城隈猛犬亦止。弗吠。靜中景物愈久愈淒黯。可怖。余身狀如中魔。覺精神已脫。吾軀殼而出。髮縷縷。飛立如魅。恍惚中見神塔。若震震而動。大風斗起。掠吾眉睫。忽大聲發於吾肺胃之中。曰：夏馬之爾。謹識之。將來必有標的。示汝。惟汝須堅忍。勿躁。則大事集矣。方聲發腔中時。竟有巨靈之手。冷如冰雪。直撲吾掌。有物溫軟。與靈掌交。下余大畏怖。忽爾雲開。月落。光景明徹。神塔動搖。亦止。月光復射余面。余自視其掌。蓮花一朵。粉瓣初擘。奇香逼人。余仰視蒼昊。輾轉已失花所在。此時兀然長跪。涼風振齒矣。

第四章

夏馬之去家訪西伯

遇安奴高僧

夏馬之居安奴肄業

西伯垂訓夏馬

之

晨曦甫動。余爲住僧呼醒。此僧蓋傳吾父諭。令余俶裝速赴安奴。與數僧行脚同往。僧蓋自猛斐斯來。瘞佛骨於阿疇司山者。父令予與之結隊行耳。余卽於是夜。嚴裝上道。並得吾父手書。遂復謁吾父於禪堂。遍禮僧侶爲別。取道西河。舟行趨南風而下。篙師立鷓首。以杖左右指麾舵工。令揚帆。解纜於二杙之上。舟方離岸。忽見老嫗盤散而來。則阿度那也。筠籃中滿裝藥草。爲余絮絮道吉語。且擲余以草履。祝曰。期汝得佳運也。余藏履。久之尙在。

舟行凡六日。每夜必停舟步次。余漸行漸遠。覺故鄉風物。積漸無見。見者均他鄉之物。卽余一身。亦覺日近生人。旅懷至爲酸楚。苟非防人齒冷。淚隨聲墜矣。道中所歷。奇異百出。余亦不復詳書。以眼中所見。述之於人。人亦將不信。蓋余時與神接。神靈見形。人烏能見之。又烏能信之。彼同行之神僧。視余絕重。凡余目爲奇駭者。僧輒指示其爲何神。僧之所見。適與余同也。

舟行至第七日。至猛斐斯。見白牆城矣。居城中三日。神僧款余至隆厚。延余入波亞廟。指揮煙景。日以娛余。住持長老。合二神僧。夜半引余入陰晦古殿之中。謁大神亞辟司神。兇獠作牛形色。正黑額縞而方背。附神物狀如健鷗。伸舌若蜚蠊尾。上生歧毫兩角之間。有精金小牌繫之。余直向神前膜拜。僧侶三人目光駭注。余禱後神忽起立轉跪。余前。余竟無見。蓋僧侶告余者。此住持長老及二神僧。均上埃及貴冑也。見大神禮余。愕不止。咸噤無言。亦向余膜拜。以余得異祥。故震懼而拜也。余在猛斐斯。累得奇徵。以駭衆。故不詳錄。

居之第四日。有安奴神僧至。余許引余見西伯。余舅氏也。爲安奴長老。道行至高。余乃與猛斐斯僧侶爲別。渡河。驢行凡二經村莊無數。然皆貧窶。困於徭役。余行次。道中累累見金字塔。此余第一次經眼者。塔旁多神象。獅驅女面。希臘人號之曰夏馬。必復見神母意。昔斯廟神。孟諾尼亞女王也。而阿施利廟亦在其側。阿施利神。本魯深多王成神者。廟中配祀以曼柯打。余遍拜諸神。深喜身爲神冑也。

歷相諸神。軀咸修偉。不可以狀。均白雲母石鑄成。石受日。奇光反燭於天。余此時尙不知塔中之蓄異寶也。蓋異寶實儲諸第三塔之中。然則余終將不知乎。

已而見安奴矣。余自歷斐斐斯後。城郭無更大於此者。城據高原之上。環城小濠。均

六河支流入之。城後多田畝。田中巍然爲羅亞廟。英類苑曰神也凡人有所神能識之神鷹首而人身埃及王呼爲假

父余入禮神。並登古浮圖。方欲登時。而左廡忽遇一人。貌雖不揚。狀甚嚴肅。如貴冑

僧也。目朗朗若流星。奇光射人。大聲呼曰。咦。余視其人。羸軀如病。聲雖洪。却帶荏弱。

謂余曰。我爲西伯白神。均依余而言。余曰。弟子爲夏馬之阿猛尼亨子。襲神僧之衣

鉢。司阿蟠司山神靈之宅。弟子此來。蓋以父書達西伯長老。

西伯曰。來。以目注余。上下流轉不止。復曰。孺子。入吾闕。乃引余入廣廳。更入密室。遂

扃其戶。方啓讀父書。斗進而親吾頸。呼曰。孺子。吾樂見汝。汝爲余女兄子。且格恩全

境屬望之人。余旦夕求我上帝。祝爾大功克成。並賜我大年。見汝成功。汝尙能受上

天所錫之智慧。余一人卽爲埃及諸父兄代爾籲天請命。余周覽埃及子弟。僅有數

人足授余業。俾之救民於塗炭。若爾者。在子弟之中。爲天心所專屬者。爾蓋爲上帝之耳目。惟帝命是秉。語已。親余額。始命余沐浴就餐。復曰。明日余更爲汝言餘事。以上均西伯長老深心屬意於余者。自是以來。凡長老所垂訓。及余秉承以行事者。由始至終。若一一筆之於書。則罄埃及之紙。不復能盡。故余特約略言之。以情長楮短。僅敘其大致而已。余今將述余閱歷。以時代所經。略變年表之例。以告讀者。

此卽余一生之遭遇也。余居恆晨興。專誠祈禱於祠中。以其壯年日月。力肆教門禮律。參悟元妙。並考核神道之源頭。與靈樞真宰之肇造天府。又默察諸天列宿神奇之運動。何以地球參錯其中。能與爲流轉。而西伯復詔余以太初之神術。及預卜夢兆吉凶。由淺幾深。漸通於帝謂。又授余以號調羣真之符驗。術極奇幻。余乃盡曉陰陽之定律。知彰瘴必至之理。因以神道設教。使人人知所遵率。初埃及金字塔中。均得道先王。秘靈其中。理極幽隱。余一經悟道。乃一一週知無遺。竟能追述古王陳迹。若出神授。凡古王事實遺訓。印余腦中。似與親與延接。逆溯阿施利之子佛拉斯蒞

地球時軼事。余亦悉詳之。英類苑阿施利夜月之神佛拉斯靈日之神推而遠之。至於各國之行政用人。

及生人應有之學問。暨希臘羅馬之全史。無不通知。而並能詳其方言。此二事。余幼時已略識之。至此乃加博。如是學業。凡治之五年之久。此五年中。余手余心。均嚴淨。不親他事。不作他想。蓋於帝心意悉當矣。余尤不憚勤劬。推究物理。知天命俟我。我未敢隕越也。

每年恆得吾翁兩書。並兩使存問。余則別以使者賚書。敬問吾翁。時會至否。吾能釋業而就大功與否。然翁之示我。謂天命尙遠。余久俟。幾懨懨不能自奮。以余年少望切。又勵精逾時。屢欲新吾之事業。而久不得當。頗疑前此異徵。均屬無驗。意夢兆難憑。特隱現於人意之中。都無實際。復念身爲王胄。在法當王。矧西伯長老。出天潢譜牒見示。自近支溯及祖始。繇互未有斷絕。牒均神書。作蝌蚪形。鑄之石上。石爲西營石所刊者。西營近尼爾河爲埃及雄鎮設余果不得當。卽神明之胄。又復奚補。則余祖余父。亦將淪於奴籍。以奴籍隸貴胄。則麥西地亞之族。當益榮顯。顧久淪不釋。亦將安於奴隸。

之範圍無由自釋其羈勒。以捷足逸出。暢其游觀。此事殆吾祖吾父所寔忘乎。余追思久之。復登塔禱於阿瞞司山之神。求踐夙諾。而期望既奢。幾疑神亦幻相。殆夢執所接。不足深據矣。一夜余執業微倦。間行於靈境樹木之下。自念身世。忽遇西伯長老。亦凝竚如有所思。忽呼余曰。孺子。爾日來。何爲怏怏達諸容色。是非功課過艱。爾力不復自勝耶。余敬對曰。否。孺子固有不勝其力者。特非功課。蓋是事絕輕易舉。而吾心却極重。以久居淨地。懃懃幾不自持。學問復層出不窮。積壓我躬。力盡而效不見。自顧頗無益耳。西伯曰。咄。孺子何無堅忍之性。寧獨非愚。爾得毋欲嘗戰場之味乎。然何不試觀浪之激石。石不轉耶。爾之夙心。殆將沈入巨浸之中。效浪花之反激。此猖狂冒險之事。於孺子何取。然則孺子將行矣。嗟夫。夏馬之凡鳥。長成聲聲。思舍巢而嬉。如吾廟簷巢燕。正復如是。爾意得毋類吾燕乎。然則行期促矣。凡我所知。悉已授汝。以吾思之。爾之所學。較吾爲夥。長老語已。遂以手拭淚。似深惜余別者。

余知得去。喜極。謂西伯曰。弟子此行安適。長老曰。歸阿蟠司。以神靈之遺言。宣示國衆。既至阿蟠司。乃更入亞力山大。由亞力山大更進。則履爾列祖之寶位。嗟夫。夏馬之爾聽之。吾已預料彼大局矣。彼格魯巴亞女王之彝塞利亞也。僞中涓波斐納司。矯先王命。黜去女王。擁立其幼弟保利彌。不令女王並執政權。天位乃專屬其弟。女王聞之。以兵內嚮。屯其兵於巴露西安。連和羅馬王。王爲世界之雄主。女王受盟後。遂以軍趣亞力山大。與其弟戰於法沙利亞。濺血被田畝。兩軍互搏。烈如沸瀋。遂力逐大將潘彼。將獲而殺之。既聞潘彼爲阿濟拉司將軍及西梯彌司所斬。二人蓋羅馬大將之屯埃及者。潘彼一死。而亞力山大土著。遂羣起與王爲難。將謀殺其兵官。此時爾當聞之。彼小王者。辱王耳。先是挾其女弟阿西奴出走。爲羅馬所囚。而羅馬皇帝。謂得王亂萌已息。令以格魯巴亞之師。屬之大將阿濟拉司。此時兩軍同壁巴露西安。壁門相嚮也。旋下勅。卽於地遣散二軍。阿濟拉司恐驟失兵柄。立時起兵伐王。圍之於亞力山大。埃及因復大亂。國中不知誰爲正統。然格魯巴亞竟以妖術迷

憫阿賚遂棄其大軍於巴露西安以單師入援羅馬王隨扈大將爲西西里人阿波多斯由海峽登岸阿波以厚氈裹女王狀如捆載他物者餽羅馬王王載之入宮發之則空地球中絕麗一女子也聰明有學問因幸之格魯巴亞遂以術惑羅馬王時王春秋高更事久顧亦不能自拔於情網乃大迷惑竟嬰羸疾舉前此百戰之威名泊然都盡。

余此時告長老曰愚哉羅馬王也師固謂是人爲英雄奈何惑於女寵天下安有百戰之身而不能以力自屏此嬰嬰宛宛者矧天下兵權悉懸掌握偶一噓氣二十萬兵立時俱動天地將爲之沸彼美人胡爲者弟子又聞王之爲人肅毅有守識力高卓賢王也奚以功成名立之身猶果之垂熟乃隨風墮落於小女子朱櫻之口寧不可惜嗟夫賢王命世之英以此觀之收場直黃土耳。

余言次西伯長老瞪目視余輒搖其首曰夏馬之爾勿大言爾當自知與王同一甲胄耳一甲之材爾與王各得其半何譏王爲蓋甲者受兵之器一人被甲刃卽集之

此寧不足懼。彼女子固弱質。然在地球之上。至有強力銳能。穿札而猶不止。女子之黠。在人類中。如行舟之有舵。舟必趁舵而行。且其惑人之術。多門。既趨而忍情之所蘊。百變其術。與男子異。故偉丈夫恆不能制一女子。譬如戰馬。非自帖伏。羈勒詎謂能束。當其跼蹠時。咄嗟之間。可以絕塵而奔。而有時復帖耳。就人御轡。且目利而睫。穎心則堅冷。如礮臺。驟卽其中。尋一利益。久不可得。若在青年之女子。血管沸烈。如瀋迷人之術。非蠱其人。至於罷。終不之厭。老衲所見如此。孺子能出大言。終不蹈此轍。耶。彼女子將啓爾心。鑰眼前。闢一徑塗。令爾趨之矣。神奇處。正能乘爾失意之時。拔爾於泥塗之中。迷亂爾之眼。光令爾喪。其事業卽大敗。決裂爾固。以爲樂也。嗟夫。夏馬之彼人。固能爲此術者。蓋天理正處。良不能敵。卽爾意與左。彼亦能降心相從。僞爲親暱。以固爾之情。款能令爾不能自堅。其守嗟夫。彼人方僭帝埃及耳。異日戰鬪之禍。不由彼人耶。以彼之故。能令天下妄男子窮其心力。以博大利。媚此一人利害。在所不計。正爲謀一身富貴。並自求免於罪戾。爾不觀彼人高坐。類獅身女面。

之石象耶。此時想無一人能悟此獅故作笑。鑿其中包藏何心者。且並不知其用術之神奇。嗟夫孺子爾。切勿自愚。天下之人。能不受婦人凌制者。其人必奇。男子正以婦人之行術。空濛如天氣。逼人。人恆不覺。然天氣固壯。人而吾人。五官受之。誰復知其壯者。微旨綜全 局而言

余聞長老言。大笑不止。因曰。吾師師言良切。恆人必謂弟子一身。未就烈火煅鍊。然以弟子自省。雖百美人。常不能近。弟子既不與接。且不存諸吾心。而求所以備禦此輩者。然仍竊笑羅馬王爲辱王也。

既而復自念。甯吾所爲。卽如羅馬王耶。設余果爲羅馬王者。將力斷其情絲。方旣裹入時。吾立投之濁流。耳西伯曰。孺子止。勿言殺機。豈吾輩可開者。吾深願帝心。簡在令爾勿蹈危機。並遏爾驕心。不令行違。其言孺子。汝何知者。第以爾之神勇。及爾之手儀。濁世何人尙足較汝。矧爾善悟。能言尤並世。不得汝偶。恨孺子不自知耳。今爾所處之時。會甯類。意昔司靈境中。可憑公道而行者。然余猶冀萬分之一。或存公道。

所冀爾心中道力猶寒。天之冰塊永永不泮。則爾終身享用爲偉人。卽埃及全境亦受而賜。爾今須平心靜氣。更聽吾言。夏馬之乎。爾雖自命嚴正。吾決必有美婦人。盡汝者。彼格魯巴亞之弱弟波利彌。見釋於羅馬王。釋後更與王爲難。因之羅馬王怒。集兵攻波利彌窮而渡河。逃兵爭渡。遂覆其舟。此波利彌之終局也。

自此以後埃及之戰事息矣。格魯巴亞旣爲羅馬王生一子。號曰小王。王遂勅格魯巴亞及其幼弟季波利彌。王埃及國號則仍其夫。王自歸羅馬。挾波利彌之妹阿西奴充後陳阿西奴亦美麗冠時。王歸樂甚。未幾薨。遂傳位其子。國人事之猶王焉。凡余所言爾果見信者。吾尙預知格魯巴亞女王必撲殺其弟。囚其夫。延羅馬王之子爲嗣。因之得羅馬兵柄。尋必有一少年曰西達司。復見幸於女王。因奪其世子之位。於是埃及之神夏馬之者。巴見前卽獅象也大憤。鼓其國衆與女王爲難。而格恩城中咸曰。大亂已極。救主且至。救主爲誰。卽汝也。此時如果之就熟而時會已瞬息。至爾今速歸阿幡司山。求天神祕法之末帙。以待風潮之生。爲埃及再造區宇。爾時事權在手。

願孺子尅勉。勿怠。勿怠。孺子當爲格恩。復其故業。力祛羅馬希臘種人。出諸境外。爾趣登大位。以實爾神明之裔。胄爲萬姓之王。則爾一生之收局也。勉哉。王孫。

第五章

夏馬之歸阿磻司山 夜禱祕殿祠意昔司及阿猛尼亨告誡之言

明日。余與西伯長老爲別。心躍躍然。歸阿磻司。移時已至。余離家蓋五年。更一月矣。自顧身非孺子。已岸然爲偉丈夫。腦中滿貯。均生人學問。並埃及古賢之智慧。今日悠然復見故山。並鄉里父兄之顏色。所恨間有一二人物化。已隸阿施利大神尺籍矣。更行里許。絕人農畝而過。已望見廟外之繚垣。廟中僧侶。及左右居民。咸歡呼迓余新歸。衆中有老嫗。卽阿度那。容色如故。惟額上多增纈紋。猶憶五年前。在家時投草履余舟。今猶不改前狀也。

阿度那見余大呼。氣咻咻然。莫出一詞。旣而曰。爾非余昔日愛撫之嬰兒耶。爾今失容矣。爾不觀肩峭如峰。耶。面焦如蠟。耶。孺子苦矣。吾無他言。惟自咎撫汝之乳媪。爲

德不卒。致爾瘦損至此。爾之清癯。得非安奴長老不以時飼汝耶。孺子幸告我以誠語。爾幸勿自戕其不貲之身。天神相人。非愛枯腊。孺子尤當知之。凡講身體學者。胃空者腦亦空。此亞歷山大之俗諺。孺子不聞乎。然吾樂已無極。孺子來前。孺子來前。余聞言欣奔而赴。阿度那乃抱而親額不已。余曰。吾翁何未之見。

阿度那告余曰。孺子勿恐。而翁固在。長老上託神佑。神彩奕奕。方據禪榻。遲汝爾。余趣行。從老媪。自歎曰。樂哉阿磻司也。行次如奔。旋入夏屋。屋額猶爲余手書者。卽見吾翁憑几而坐。老態猶前。特少耄耳。余趣奔長跽翁之座下。以吻親其腕。翁曰。賜孺子福。爾試仰其頰。俾余老眼相爾面。吾將因面而燭爾之心。余聞翁言。乃舉首向翁。翁瞪目視余。意至逼切。徐曰。余盡讀汝心矣。汝之智慧。儻然絕塵。而又精強。第汝在客年復一年。余膝下至寂寞。自爾去余。余幸健旺如常。爾今學成而歸。余此舉爲無憾。爾今須告余以狀。爾嚮書來。恆草草不備。尙未知阿翁之心。盼汝如饑之待饜也。余舉客况告吾翁。夜談極久。旣翁復告余曰。爾學問固博。然尙須虛心以待至人示。

汝以元理。此理蓋上帝擇賢而授。不輕錫恆人。余乃息心閱三月。嚴守戒律。以待神降。且屏甘脆弗御。寂處祕殿之中。默參玄妙。並虔習祠神禮法。冀得神母賜予祓除不祥之要道。於是虔禱神壇。覺靈魂栩栩。漸漸飛升絳霄玉闕以上。與神靈接。靜中累與人間不覩之神明款洽。如平生歡。久之地球上之人情物累。一一瞥然疾過吾眼。都無所戀。卽余在此埃壙中。所應得之榮顯。亦盡置不念。直懸寸心於世界之上。猶健鷹之展翼。沈寥久久弗下。而世塵滾滾。咒詈呵斥諸聲。盡屏下方。不敢犯余靈府。卽空花之富貴。而亦無能侵染矣。以臨余上者。浩蕩無窮。但見恆星接軌而行。卽所以運動人間之氣運。其中有至尊無上之神。在日舌彗芒。萬火交煽中。端坐弗動。目注四輪之車。旋轉國運。循星球遞轉。永永無窮。轉轉不息。余此時默享清虛之福。真人間無復吾匹。嗟夫。夏馬之。凡人果如汝樂。孰甘更入地球之中耶。惜乎皮囊汚濁。竟壞吾修養。復墜泥滓。吾此時甚願骨肉都化。孑然遺我靈魂。得以翱翔紫虛。往從阿施利。

方余在齋戒中。爲日至迅。覺與神相接之日近矣。且自信普施羣生之聖母。行將降神吾壇。授我妙道。然此須臾之晷刻。竟同長夜盼曉。令我心癢。而又如塵穢中坐待幽會之期。經時百轉也。余之惴惴欲頂禮意。昔司金容。正同此類。實則余之精誠。尙不見信於上真。故神光離合。久而未卽。然壇坵中雖未肅靈駕。而吾之精魂。已悠悠達於華殿矣。以上所言。實有地球以來。未經人道者。余今欲廣告衆生。則實自去其面羸接人。言其獨得之言。且肅恭誠告諸君。以神明之至理。

余齋戒七日。已經過數大祀之期矣。吾阿施利。歷劫歷史。已疊印吾腦筋之上。卽神母意。昔司歷。諸魔劫。始證妙果。演爲迎神送神之樂。亦一一識吾腦中。蓋神母生平聖懿。歷劫升遐。神子佛拉斯復仇。已大顯榮名於世。此神巫演神軼事時。人人咸聽之矣。至今父老。猶言仙舡一一。往往見其泛於神湖之上。此卽神之靈迹也。蓋神之聰明。觀人如觀火。故僧徒聖侶。輒自檢其過於祕殿。無敢欺瀆。而神之降靈。居人爭昇神像。夜中遨遊塵市。狀極森肅。

余於齋戒之第七日。西日將匿。會衆盛集。爭歌意昔司神母歷劫時。聖子復仇之事。余亦出隨會衆。嚴寂無聲。穿殿廡而出。直嚮城門。前導者。爲清途之侍者。次則吾翁阿猛尼亨。披僧服。執杖。外被以白麻之帔。余爲新證道之徒。獨隨翁後。逐余行者。則白服僧侶。廣執旛幢。及諸天神標識。又次則鄉人爭戴仙船。又次則歌童謳唱。又次則人盡黑衣。爭爲阿施利持服。余迴眸一盼。隊仗極遠。縱目所往。浩蕩無窮。人人愴惻喪服。咸弔阿施利升遐。人間不更見有阿施利。故爲之持服。余輩慘然無聲。貫城市而過。已而遂反廟門。排仗入。阿翁爲高僧。在禮獨穿神塔而過。時有柔聲脆咽之美婦。發聲歌神曲。均述阿施利證真時之慘狀。歌已。百姓唱輓歌和之。輓歌既終。婦人更歌。歌已。萬人爭和以短章。於是再唱再和。直易十餘調。始止。時將曛黑。吾翁將尊神之象。當衆而舉。舉時。衆復大聲祈禱。爭呼阿施利爲吾民主。主拔援吾民。願皈依阿施利。皈依阿施利。此時萬衆悉去喪服。盡出縞衣。爭膜拜於神前。會禮畢。此會爲衆人演禮之終。而實爲余演禮之始。蓋今夕爲余歷火燄而證道力之期。余

於是浴於密室。出純淨白麻之衣服之。猶牧師受職之典禮。服訖。乃直遵秘殿而入。而此殿尙非秘也。殿中列常品祭物。在於祭壇之上。余乃以手嚮天。靜立經時許。默參至理。運吾神思。並祈禱以達帝聽。此時聚吾一生堅固精力。以抵禦列聖之試驗。萬聲都寂中。盼時幾不能屈。已而內殿之門闢矣。見吾父阿猛尼亨。着縞衣。近吾前。蓋爲意昔司戒下之高僧。引之以入。此僧已娶。故不能履入神母聖堂奧室之內。余乃恭默趨就二公之前。高僧曰。爾檢身備乎。語次。舉燈射面。曰。爾眞於羣輩中。百選之英耳。爾欲面女帝乎。余曰。弟子願之。僧厲聲曰。爾當自念。此非細故。且爾能慎守終竟之誓言乎。王孫須以實見告。卽此夕中。爾須立僵移時。則爾之靈魂。方能洞矚靈境。上面列眞。然爾僵時。設有幾微之污點。則終流爲不完全之現相。禍且立至。夏馬之爾知之乎。自茲以往。生人之呼吸。將不更由爾脣吻中出入矣。爾身亦立成齏粉。化爲風埃。至於爾身腠肉殘骨。更變爲幻形者。則老衲不能知矣。

埃及及教中之言
曰凡人之身肉

體一也。星精一也。靈魂一也。命中精光一也。精光者神靈所降有是四體方合爲人。爾今果嚴治此心。令去惡存善乎。爾能求

取神母之心爲爾心乎。爾須知過去者何心。將至者何心。現在者何心。未來者何心。一一檢束。以待神母之號令。神母所令。當卽率循。神母蓋欲令汝於塵境之上。苟遇美婦人。當立時置之。則受貺於神母。享人世至榮之名。然後永永長生。不墜魔網。余曰。弟子立意已定。請吾師告之神母。僧曰。壯哉孺子。復面吾翁曰。阿猛尼亨長老。請挾孺子升堂。翁面余曰。孺子珍重。須固爾定力。振爾精神。以爾後此將擔大地之重任。肩之一身。凡人能司天下之權。必立身於天下之上。與上帝聯爲一心。維持此法。方能自通於神明。勉哉勉哉。天神之眼至精。不輕聽人之入其圈。故由是中見黜而墜落。則科罪當倍於恆人。受杖而杖巨。受鞭而鞭烈。求榮弗成。受辱亦倍。夏馬之爾。須力張其氣。勿雜妄念。爾須識之。旣入深沈之神境。必因是而得大賚。旣得尙復可再。惟一心須堅忍。方不被罪。孺子行矣。此非余所能伴汝之時。孺子珍重珍重。遂出。余將高僧所言。及阿翁庭訓。輓轡於心不已。覺疑潮湧起。因復自念。非嚴其對越之心。求神相助。以勝此惑。且一心求儕於列眞之班行。亦自省並無愆惡。神或見赦。河

念生平所爲。悉衷之公道。猶之力張勁弓於吾臆。余亦甚願力發此矢。以宣吾懿行於衆人。因大呼曰。神僧助吾向道。弟子長願受持矣。神僧遂引余邈迤更入內殿。

第六章

夏馬之用神火證道 夏馬之入幻境 夏馬之游涉冥司 意昔司見神壇
上

二人無聲。徐徐至。意昔司神。憫之下。殿極幽晦。空無所有。海燈慘淡。微光漏射。畫壁鑄神。母數百。以乳喂兒。僧引余入。時輒反鑰。殿扉顧余曰。夏馬之爾。自淨其心乎。余曰。謹如教。僧亦無言。舉手向上。默默祈禱。立余聖堂之中樞。恍怫之間。海燈遂滅。僧於暗中呼曰。夏馬之。爾注視其前。聲出幽暗之中。倍極森肅。余瞪目注視。竟無所見。更視之。壁上嵌一神龕。中存天神標識之物。隱約似有卷帙積疊。忽有聲振振。動於殿中。蓋崇祀意昔司樂器動耳。余大驚張目。四盼深黑之內。隱隱見火光。而光氣卽盤旋於余頂。樂聲漸久。漸宏。樂器遂全身湧現。疾然流轉。而器之左偏見神母意。

昔司之象器百轉不窮神意若示人以生生不已者器之右偏則神妹之面神氣毅肅云是司世間祿命之終者

樂器且搖且轉盤旋空中猶神奇人之跳舞焉神母漸亦見神以手舉樂器數數摩弄久之神光頓熄聲響斗寂而殿隅忽展靈暉自毫光中現畫圖無數有畫尼爾河者河流被戈壁入海兩岸間無一人卽鬼神遺跡亦不之見海鷗羣飛西河之上獐獸跳擲水中斜日漸落利俾安沙磧以外水光受日絳碧交橫燦然耀目而山峯矗立刺天幽靜無倫余細審山水沙磧均無生人跡兆恍然知此爲未有生人之世界也幽靜之境入吾腦筋凜然爲之動色是圖既竟第二圖現余復覩西河之岸岸次多鬚鬚之生物狀類猴者十之七類人者十之三羣集而鬩喋血狼籍野鳥飛鳴似敵兵焚村鳥爭驚逝者而醜類自相掠殺狀極兇慘礪石爲斧互殺孺子以相仇復腦液飛噴惜無人告我以圖中故事者余以意度之殆數千百年前之景物人種甫萌於地球之上者

已而復現一圖。仍西沙岸也。此時已有市鎮。猶花之方蓓蕾。雄關高峙。士女遊涉於秀壤。錦阡之中而殊未見有甲冑之士與兵戈之屬。人類似聰穎。有知覺。生氣勃然而景狀尤類承平時。代此時忽有偉象入我目中。衣襦燦爛如被火光。徐徐由神龕而出。前後扈從均載雅樂。偉人御象牙之輦。輦陳於廣衢間。以面面水時斜日入。曠聚百姓。臨水祓除。衆聲合一。鞠躬祈天。余意以爲此上帝下司地球事在萌司前也。

英類苑萌司者埃及第一皇帝也

咄嗟之間。景物忽變。市鎮如故。而人物忽盡。猥鄙之狀。察其神思。似皆棄置公道。人人心中恆蓄惡念。若必竟其毒。始已者。余方沈吟而天色忽黑。復見一偉象。亦以象輦禱於水濱。左右已無一人。崇拜隱隱聞衆聲呼曰。天神何與我哉。吾將另舉暴君以臨天下。今殺此仁君而舖其肝。盡散獄囚爲助。吾輩今崇暴君。不崇汝矣。時圖中之象斗起。以美目下盼。國衆曰。爾輩所言苦不自知。吾今聽汝。汝輩後當悔之。吾死何靳。憐爾百轉千迴。爲暴者所苦。仍須覓仁君以自活。第不能得我耳。然仁者雖

藹然而言。而國衆闕然。爭集肆詈。挺刃欲危王者。立時肢體分裂。垂盡萬聲。騰沸中。被創王者。仍端坐輦上。弗動。此時空際忽有奇影下墜。狀似人也。而羃其面影中。挾二翼下時。大哭。創王後以神通合地上。王者殘骸聚而屯之。輦次少須。徐出。纖手自拭眼淚。方此仙姝臨凡時。見一勇士。腰長刃。貌類日神。於羣賊中出刃。四殲爲王者復仇。衆亦起鬪。絕酣戰聲。幾聞諸天。

自是以來。圖上更纍一圖。各國各種。及各方言。層出不窮。幾於盈千累萬。憎愛恩仇。盛衰治亂。瞥然過目。而人類均非憂非樂。率呈容忍不爭之狀。年代累更大率恆與不仁者爲敵。時勝時負。不可勝記。但未見久久帖伏不叛者。亦不示余以息戰之究竟。余乃知此均神聖詔余以幻境宗旨。殆謂善惡不並立。激而成此爭端也。綜全局觀之。造化生人均含賤質。而眞宰下盼。往往加以憫恤。隱爲全地。令彼寧謐無擾。然善惡雖判。實則天意。但知有善而已。而人性趨惡者多。不可救藥。忽得一清淨無欲之神。曰阿施利。心憫衆生。爲羣惡人湔滌罪戾。此惡人乃羣聚廢之神精靈不散。復

幻。出。靈。光。聚。而。爲。神。母。神。母。慈。悲。以。大。神。力。保。衛。衆。生。無。令。失。所。仍。如。阿。施。利。之。宰。冥。司。平。亭。獄。事。無。一。偏。頗。

以上均述至聖至神阿施利之軼事也。余從幻境中。乃大生智慧。悟徹萬有。少須幻境復呈。景狀明顯。見阿施利尸窆中所裹香料。霏霏自空而下。余悟祭者精神感格。故阿施利見形示人耳。已而此圖又易矣。余乃私問神僧。卽引導僧曰。夏馬之爾心

悟乎。此圖祇賜爾觀之。他人焉有福分及此。余曰。敬謝吾師。吾識之矣。此時見神之事畢乎。僧曰。未也。此初地耳。自是以外。爾一人自領之。老衲不能伴汝矣。衲今別汝。明日遲明。更見汝於是。衲更有以語汝者。汝之所見。凡人皆不之見。汝之所近。凡人皆不之近。余一生深知有三人及此。此三人者。遇此怖駭之景狀。敢以目矚之。然此三人中。遲明出視。只一人蘇耳。餘均震怖以死。衲一生尙未歷此。以此境過高。衲道力未至。余曰。師且行。吾腦筋中甚欲見天帝求道。請忍死待之。僧乃以手撫余頂。祈天賜福。遂別余自出。余聞僧出。卽闔殿門。僧之足音漸遠。漸微。余覺人間更無寥寂。

於此矣。所經之事。幾謂地球之上。並無此兇怪者。時萬靜之境。若排山壓。余擠入洞。黑之中。四矚均無見。類黑雲萬疊。積於月面。嗟夫。余前此童孺時。在塔上祈天。倘無此岑寂。良久兀靜。黑景如縛束。吾身冷氣直貫。余胸。余胸中發聲。雖微細。然處萬幽。百間境中。如聞大號極慟者。聲出。觸於廟壁。反震。撲余躬。幾仆。覺余之處。靜尙安謐。無恙。顧不能當此反震之力。余此時自問。更當何見。殆死於此乎。然猶以少年盛氣。鎮之。岸然無恐。烏知天下震撼之境。無更逾於此者。余毛髮悚然。幾欲逃遁。轉念洞黑之中。遁將安往。且廟門已爲反扇。卽遁亦不得出。此時但以孤身與神怪爲鄰耳。恃余精誠。上達帝謂。帝憐余。或免禍死。且吾尙童身。淨潔無滓。當得帝佑。遂力張吾氣。與萬靈接。死且不餒。

余向天祈禱。意昔司神母。又禱意昔司天神之夫婦來賁。助余振作其定力。忽見殿中又變異狀。迴與前殊。四面空氣。悉皆鼓動。如鴉翼展於雲際。氣中若有神物來往。忽深黑中。現出神目。兇光灼人。直射余面。復有異聲。鳴於耳際。靈魂爲之奇悚。於是

神光飄撇如電鞭光條互織繞殿而飛盤旋作奇字余均不之識光且飛且迅騰擲如梭少須漸微已乃復熾每熾必捷於前迨余目不能應接時忽光氣都斂余身飄飄如在海波之上聽潮汐縱送而潮勢推余直上復又陷落神意似示余以增榮益譽推戴余身在萬人之上者

空氣之中光力忽微有巨影從空氣中蕩出黑影之線咸攢射此巨影縷縷條貫而出余自顧一身直輕倩如淡煙猶長空漫漫熒然一星而已俄而西北隅奇樂之聲爆發愈聽愈遠聲悲健令人欲顛微而復張漸近漸明其上徹天其下動地四面皆然余精神全蕩狀如中魔聲竟升高而渺似樂隊過也於是萬籟復寂移時樂聲復作然皆單聲不和斷續參差而來忽爾作洪暴聲如亂絃雜奏又似萬角爭鳴作行軍聲有時歌聲徹天若合數百人作一調者調復急變緩緩爲鼓聲聽之縣互無窮少須亦息境復沈黑若移此沈黑填塞余胸氣息幾爲之沮覺余之生氣漸如潮落慄慄欲斃神魂已落絕境神之靈氣全襲余身五官手足均麻木惟腦筋活耳然猶

能省察知余身入死限矣。余之死狀殆與絕粒而死者同。思之至可畏怖。猶欲勉力祈禱。願不能出口。且無餘氣。足張吾咽。方絕靜之景。填塞余腦。時余尙能以力拒之。已而罔然。若有無限之睡力。作萬鈞之勢。抵余於地。余殆真死矣。

此時竟若易一生命與我者。覺新造之命與舊廢之命略異。自審尙植立秘殿之中。雖洞黑如前。矚之如白晝。所立處雖余而實非余。諸無所有。但神存耳。俯視余足之旁。尸挺然橫。知卽所死之軀殼也。尸雖臥地。貌狀嚴毅。無恇撓狀。余矚尸時。而余神似爲火光所煽。漸升。漸高。較電力尤迅。忽復下墜。排萬星而落。量之在十倍。十兆。咪以外星光閃爍。迷人欲眩。最後墜一實地。光乃不灼。地多叢祠及離宮別苑之類。高轟雲漢。且多戚里巨閥幻境。陸離從未有爲夢人所能覩者。凡諸宮殿均火燄組織。或黑影凝結而成。廟塔千尋。刺天不見其頂。殿外苑囿蒼綠無際。余方棲止。其旁而幻中生幻。至不可方物。火燄沈爲黑影。黑影復燦爲火燄。且見左隅漏射水晶之光。篆爲奇字。而右隅篆體復幻爲寶石之輝。余知其地爲鬼域。然光氣騰蹕。未嘗少息。

間聞林木蕭摵皆作樂聲空氣所吸悲冷全無生機矣

形式之不同變幻之莫測境地之奇駭咸集余一人目中魂冉冉不能自勝神似詔余已易處他星球之內矣忽有奇聲斥余曰來者爲誰似有人答曰夏馬之其人答後相復駭變言曰此夏馬之者卽地球中呼之來此觀神面審過去現在未來之狀嗟夫夏馬之爾特世界中一孺子來何壯耶復呼曰闢吾城開吾殿聲洪而壯少須復大呼曰闢吾城開吾殿其人言已卽翕其唇似防爲帝所聞者令予曰孺子當闕其眼光神道隱秘爾勿洞燭泄之人間侍者趣來引此地球中孺子夏馬之入於幽閔至不幻之地令孺子觀之孺子曷行然爾未入之時須仰觀天宇當知爾之處去地球遠甚也

余聞言仰視見一城鎮在雲埃中狀極壯麗周圍作月闌直模糊一星耳其人曰此星卽爾所居之世界也余此時睫翳舌結狀如盲啞見城門果闢余遂入城城鬼區也余行至迅不知所履何地俄頃住矣衆喊復起前人告余曰爾去其翳眼之布抽

其緘唇之線孺子乎爾此時聞見進矣爾且前崇拜女神之座神卽過去現在未來者也余始發聲啓睫能力復歸自視蓋立於黑雲母石殿廊之上殿高絕梁懸巨鐙余將絕大眼力仰矚藻井而紅葩狎獵悉模糊不之見殿中空氣均帶樂聲殿梁下垂均着翼之天神身煽火燄作匹練形余眼迷離竟不能辨神作何狀大殿之中樞爲祭壇石巨而方余拱立壇前殿上萬聲雜動呼余曰爾今何物者尋將變爲何物將來歸宿爲何物爾欲知之乎且爾名絕夥惟今則殊無一定名爾蓋爲乘時之彥上帝之使者保衛世界之偉人居衆生之上天下神母但不能誕子蓋爲造物之治而未嘗成物者也且爾首出羣倫被殊榮膺極寵第爲狀不類欲陶冶人而又不能自立範凡神靈不與人接者幸得汝爲代表又能推衍法律以母律衍子律令人遵守則汝之功也天之生汝實欲權衡天下猶刃之有柄汝實司之爲天下生命蓄貯之器凡諸生命均出爾器中入爾器中矣爾一心又爲世界載筆之歷史命令亦掌握自爾孺子聽之爾在地球中殊有所徵驗且靜立於此以待神命聰爾耳明爾目

濬爾心爾其敬聽神命爾今且下當歷無數劫魔火輪也聲輪也神輪也爾其靜聽之汝下矣。

聲已萬籟復寂然從極靜中復來異聲其來也如怒潮余不覺已穿潮而過不知其爲何物乃以手翳目觀之見黑雲一片掛於神壇之上往來簸蕩中有神蛇蜿蜒作態忽見萬神雲集悉曳輕蓑之衫立於雲母石殿之上田田不知何語而黑雲已墜集壇上神蛇暴長其軀火燄隨之直觸余額出岐舌相舐轉瞬卽不復見雲中有偉人吐溫婉之言曰使者盡行留吾母子在此孺子吾特令其來前於是輕衫諸神侍剽疾如箭一一入雲而沒雲中有聲呼曰夏馬之爾且勿恐吾卽是他他焉能辨以狀言之卽意昔司之於埃及耳舍是以外余不能更示爾以他術以爾道力卑不能及蓋余之一身隨物而寓凡諸生命屬我精神天然之物均余之服飾發現在外耳余爲嬰媿墜地之笑神美人鍾情之愛鬼情人親吻之主司余父事上帝以奴自力久矣余一身足爲世法尤足以挽轉世運顧卽指余爲世法世運者謬也爾欲聞吾

聲者當於天風海濤中聽之。此卽吾吻發聲耳。爾見天星流於河漢者。此卽我之形容也。春花蓓蕾卽爲余笑。夏馬之爾知之乎。天然之物寓諸余身。物之形卽余之形。余之呼吸卽衆生之呼吸。余力能伸縮月輪。令圓令缺。令光且能使潮汐隨余起落。合日並耀。齊電同光。世更無人足以量吾尊大者。若語小者。雖小逾竊孔。余亦能入我蓋。屬心於爾。爾則繫命於我。夏馬之爾亦知之乎。上帝命汝卽所以命我者。故爾我分雖懸絕。而精誠宣通。爾但行可。毋恐怖爾我異體同源。猶生人之去。其性命不能活。須知命之爲物。至空極靈。與造化一切生物永永相接。且日與人之靈魂氣體長日周旋。初不變易也。凡諸所言俱極幽渺。玄奧。余不能對。但有諾諾而已。

已而神復語余曰。孺子。爾事我虔。在理宜早至冥司。與吾長日相對。蓋吾之戀汝者。以汝神勇天生。必欲求道。以遂所志。然天下之理萬無無因而脫其軀殼。自卽鬼鄉者。蓋必有所導而始至此。凡人體幹未腐。雖延至數句鐘之久。神苟附之。卽可復生。嗟夫。夏馬之爾爲余子。復爲余奴。余無時無日。不目在於汝。以天神之意。咸愛矚敬。

彼之人。然尙有人愛爾逾於此者。以余正去其人不遠。蓋方銜帝命而來。今悉告爾。余蓋萬神上之大神。故能以神力宣汝至此。今語孺子。余尙能使爾面余。猶爾當日在阿幡司神塔禱天時。精靈感格。正復相類。夏馬之爾須知當日雲月之翳。卽余降神。雖余在數千重世界之外。苟以誠心虔禱。余亦不吝見靈。嗟夫。夏馬之爾知掌上芙蓉。誰所寘耶。卽我耳。余當日已授爾以表識。恨汝都不之見。余之愛汝。蓋爲余天潢之胄。緜緜延延。以至於汝。脫爾志不中餒。則大寶永將屬汝。亦能恢復先靈之歆祀。神且潔饗爾黍稷之馨。凡余廟經人污瀦。可得爾而灑掃嚴淨。爾若中廢其大功。則余祀雖不斬。亦第爲大神使埃及父兄。但知意昔司之名而已。郊壇之饗。余胡能至。

神語止。余乃勉集吾精力。呼曰。神哉。靈哉。試詔弟子。弟子果弗歲事乎。神亦厲聲曰。且勿問我此事。余固不能破例而告汝。然但能告爾以大事。將集爾身。殊不能道其究竟。諒爾私意必鞅鞅。謂余不欲見示。蓋雖極諸天大神之力。亦不敢預泄其朕兆。

維事之成人始見耳。然天下人盼事之未來，特如求蓓蕾之花而啓數其鬚，不知時至自開，何必預期其發。孺子爾須知之，余斷不能詔爾以未來，以未來之事在爾一身，我不能強爲之主。迨時至，爾可自由行事，至事之成否，專在爾之志嚮。幹略與有定之心，君潔清之思想而已。爾之責任至重，榮辱在所自擇，余今不妨少洩其隱示。汝以前事關係至大，余實關鍵其中。孺子能聽我者，我將與爾永永不復相離。縱後此爾以罪墜，劫漸與余離，顧愛憐旣深，終當挈爾而行，不汝釋也。爾果能勇敢向善，則大果之成正，未可量脫不成。則孽由自取，帝怒正復難道。或天心仁愛爾之悲涼，窘辱頗有伸眉之日。蓋上帝原爾迷途，若能改過者，則尙有生路。惟此路鞫確難行，登高陟險在所不免。望爾運佳，或不至是耳。

神語旣盡，黑雲忽卽壇中數變爲奇狀，始作縞色，微漏光氣，再變則僊僊如舞女飛旋，而金蛇復蜿蜿出自神身，盤旋神雲之上，作冠冕狀，忽有大聲發奇喊，余震越幾失次，再視之，則黑雲化爲清氣，冉冉而沒，余但見金光滿殿，方欲深思其故而神旋。

迷。此。時。尚。有。所。見。而。心。畏。天。誅。不。敢。更。述。之。書。卽。世。人。欲。深。觀。吾。書。吾。亦。無。敢。殫。述。縷。縷。特。就。其。大。略。記。之。而。已。以。余。所。見。過。於。詭。異。金。光。之。中。見。狀。絕。奇。萬。非。生。人。所。懸。度。可。至。故。從。略。焉。余。此。時。耳。鳴。不。止。時。聞。異。聲。腦。筋。中。全。爲。此。狀。鐫。刊。入。裏。永。不。能。忘。惟。神。疲。力。憊。不。覺。頽。墜。於。金。光。之。下。當。余。墜。時。忽。見。廣。廳。之。中。光。燄。復。大。熾。週。余。身。而。焚。焚。久。涼。颼。忽。起。聲。如。江。潮。余。遂。因。之。覺。

第七章

夏馬之出夢 夏馬之加冕衆尊以佛羅

余此時醒矣。醒時。覺在阿蟠司山神祠石壇之上。其旁有老僧。手燈照余。鞠躬注視吾面。語曰。今日爲汝更生之日矣。天之生汝。蓋將以歷觀奇境也。余強力謝老僧。老僧曰。王孫趣起。試述所見。以語語余。爾此時想得神母之寵貺矣。爾既躬脫火劫而來。頃於神堂之外。深黑中所瞭者。更爲何物。趣以見告。

余不卽答。乃強起。顧罷莫舉其軀。由神龕洞黑中出。此時疑惑之情。填積胸臆。既出

廟。乃復見天日。高爽宜人。余迤邐入余所居。而臥。臥時悉無一夢。此時無人臨存。卽吾父亦不造問。余與鬼神相接作何狀者。自是之後。余大悟道眞。遂時時崇拜神母。意昔司。又講求神術之外。形求達於微妙。蓋此術。余已緘其鑰。啓閉由我矣。余治所業時。且兼及政治之學。以余名聲日廣。凡名閥望胄。及諸遺老。咸來見枉。且云。此地父兄弟。均不直。女王格魯巴亞之所爲。已而余之時至矣。計余因夢見神之日。去此已三閱月。更十日之久。時埃及人時饗意昔司。用祕禮昇余與神接。余神雖離其軀幹。而言動均無改常度。惟演禮時。須在上埃及及下埃及故殿之中。已而祭祀之辰屆。諸方遺老。自城達村。至者凡三十七人。咸會於阿幡司來時。恆微服。不加冠帶。有爲老衲者。有爲香客者。有爲流丐者。余舅西伯亦在其間。則變服爲醫生。西伯病暗。然行次。勉吐其聲響。以愚行者。余一日行經河岸。忽遇西伯長老。時天色昏黃。西伯易醫生家居之便服。領高欲蔽其頰矣。

西伯呼余曰。來者得毋病乎。余卽呼之曰。醫士先生。獨不能趣反其原業。還公故吾

對我乎。西伯曰：愚哉孺子。爾獨不諒余，弄無盡神通，始能到此求畢吾事乎。即使向暮，而余爲何人。爾亦當辨之。何問爲。此時西伯仍作洪聲語余，謂一路行脚至此，以河孺奸人多，故矯吾聲音，以避陷穽。然他日歸時，當以舟，不再行脚。卽歸時亦須更矯其容。以余來時爲醫生，不能不售醫生之業。所恨辦藥無多，滋以醫業爲苦。蓋自安奴至阿磡司定律，凡行藥弗精者，刑律滋重。西伯語已，大笑。卽與余親額，忘其服之爲醫生也。西伯之變服，特如優人。求逃王人耳目。羈入阿磡司城，遂與予攜手同行。余亦不責西伯之自失其容止。

已而三十七人咸集。集時爲夜中。廟門嚴閉。舍此三十七人外，更無他士。吾父高僧阿猛尼亨，年事最長。引余入意昔司神殿。老媪阿度那，遵古禮，備油將塗余頂。尤有高僧五人，在秘殿同盟。盟詞無一人洩者。諸人同集於廟中第二殿庭。余則服白衣，孤立於甬道之外。甬道壁上，圖古王六七十尊，均在埃及施智古王之前。余凝立洞黑中。久之，見吾父攜燈而入。鞠躬禮余，挈余手行入祕殿。殿前多巨柱，燈光入殿，微

如秋螢繡象。崢嶸羅列塔上。仰望殿中。塑天神七十餘鬚眉奇古。殿中駢列神僧。及故侯多據靈榻之上。靜待余入。迎面有神龕七。其下寘一寶座。寶座之前高僧駢集。手中咸秉小幟。余深入殿中。時有一人起自座間。向余泥首。嘿不一言。余父引余將近寶座。微語余曰。汝前汝前。遂在衆中宣言曰。老衲告王室諸賢及諸高座。與格恩舊壤諸藩王。至於上下埃及貴族。望諸公既允老衲之請。駢集於此。今幸容衲一言。衲今在此祕殿中。仰邀神貺。試演儀範。以此大禮勢在不得不行。今王冑夏馬之爲吾埃及凋傷荒壤之中。天潢之支屬沈淪於此者。身爲意昔司神母優昵之近侍。萬靈主宰。襲金塔古王遺祚。曾受釐於阿施利大神者。公輩能指陳其隱示我不欲加以擁戴乎。趣言之。

吾翁言訖。西伯起自座間曰。吾考玉牒世系。井井果王冑也。阿猛尼亨公爲何語者。翁又曰。西伯外羣公尙有所言。謂非大神所相。以有此埃及否。言次復有高僧起言。此僧卽引余朝覲神母者。抗聲曰。阿猛尼亨是中無一人忤者。茲事蓋印諸吾腦筋。

之中非人賊。我而阿汝父子者。翁又曰。公輩儘可肆其議論。斥夏馬之請。督責其過。舉或數奇。莫支殘局。或矯僞不任朝事。可一言之。其人果不勝。冕不能君。臨萬國亦幸。諸公言之勿隱。中有猛斐斯故王。垂白矣。起於衆中曰。吾輩以茲事重大。已端推詳。覈無所弊。病阿猛尼亨可勿疑忌。翁曰。果如公言。則夏馬之果爲王。宵可勿疑。議是人蓋爲阿施利大神培植。其根茲久矣。趣阿度那前。令彼言吾妻亡時靈迹。並其遺言。吾妻所言。卽阿施利使者之言也。已而阿度那自暗陬中。龍鍾而上。言吾母尸起。立預陳徵兆。事灑灑無復遺漏。

翁復面衆言曰。諸公聞茲嫗之言乎。公等知彼預言之死人。卽吾妻乎。衆曰。知之。西伯復言曰。夏馬之王。孫所言。爾亦聞之否。爾須知吾輩遺老。聚此卽爲上下二埃及之王。加冕耳。爾之神父阿猛尼亨已悉其應得之享。全屬爾躬。謂爾宜受天命。吾輩聚此爲邃密之舉。動亦非示衆以榮顯。偶一不慎。則吾輩生命行且不保。以彼人。防余代興。自惜其國脈。將喋余血以償其失。顧此重要之典禮。爲吾宗國所遺。欲舉大。

事不能不先加演習。爾心須洞明。勿昏瞶。且須自信。其有定力。方能往踐。乃位與羣公盟。

西伯主盟。祝曰。嗚呼。吾格恩遺民。久伏處於希臘。將率甲裳之下。悲歎久矣。且戰慄於羅馬人戟帶長影之中。凡吾埃及郊壇。歆祀之神。復辱在泥穢埃及生命。均若以驅除之力。擠之隅陬。然余輩深審。拔枉理劇之人。瞬息立至。至者爲誰。夏馬之卽救主之神鋒。夏馬之聽之。是間有壯士二萬衆。枕戈立誓。候爾惟爾。言是從爾。但一出令。衆且立起。悉希臘囚徒。聚吾刀下。用彼族腥血。及吾黨赤心。復振埃及奠定格魯之遺壤。堅實當逾於金字塔。苟吾輩果集大位。屬爾。並可以削羅馬之兵權。而格魯巴亞死兆。卽兆。於是舉爾。須以神力撲殺此尤物。卽用美人之血。膏此寶座。爾勿遽辜吾輩之望。爾勿深匿愛國之心。爾舌勿任其自由。甘奴隸所飲之漿。酪天下。惟能冒險者始成大事。事縱不成。爾當自委其命。與吾輩委命於爾。同其果敢。以求利益。庶所求不卽於虛。嗟夫。夏馬之天下。甯有名爲男子。乃聽人凌踐於地球之。

上。懺懺如無骨者耶。須知吾輩之悲涼。乃同於么麼之物。甯非憾事。今吾輩既順帝。則呼吸宜能自主。乃屏氣不息。事事仰人威靈。公道甯復有此。今惟萬衆同心。均念國仇。庶有所濟。然以今夕情狀論之。特模糊之幻影。並未躋於實地。爾須時時省念。此卽幻影。慎勿於踐實之時。爲陽光所逼。並是影而沒之。則其憂不細矣。爾亦記憶之。耶。嗟夫。夏馬之凡人。能令人同心推戴。加以冕則令名所被不止。戴一美麗之花園矣。爾獨不觀地球。嬰粟之花造物。根氣所遺。乃長此紅婉粉霞之頰。爾卽冠之於首。不其樂耶。且天下人孰無死。乃能以生平精力爲國民脫其桎梏而死。此正男子所爲耳。若事果獲濟。則國中人人勝甲。反抵其奴我之人。儘可伸眉於後。

凡前所言。均格恩詔。汝者爾。今爲吾輩救主矣。救主來前。爾一起舞。卽如日神之跳盪。爾今須先去其所關之械力。撲仇敵。珍重筭領埃及皇帝之御座可耳。余驟答曰。誓辭足矣。而諸公頌美之聲。亦咸呼曰。足矣。足矣。聲中咸帶悲健。余宣言曰。西伯所言。必欲令予悉踐之歟。然則吾命有百數歟。予能以淺淺之命。爲埃及人喋血歟。西

伯曰。爾言亦當。爾今且往就阿度那。彼能淨爾手足。方足以履大寶。彼媼將以神油膏爾眉宇。膏眉既竟。始行加冕之禮。余乃徐步入一淨室。面阿度那。而阿度那仰面向天祈禱。訖。檢金瓶。注水吾掌。復以美錦受油。擦余眉際。祝曰。極樂之埃及極賢之親王。王今統埃及矣。王惟以天潢嫡脈。乃以僧徒自隱。余輩老嫗。何知者。顧愛國之心。如是耳。今願王舍其毗闍之戒律。君臨萬國。國家政律。王亦留意。及此乎。嫗老矣。不圖樂乃至此。且嫗嚮之愛王。不惜舍肉與血救王者。是誰使之美哉。王也。王之誕生。固有殊榮。極寵。並至情附王。之身以生也。余曰。嫗止。嫗所言。何誇張逾分。余今何樂者。嫗姑待余。果能樂者。王我未晚。且嫗切勿呼。爲情愛之人。吾正恐於情愛中。將生無窮之悲慘。以余事業。猶階天求升相。去。遠極矣。

阿度那曰。是爲爾所宜言耶。爾之至樂。方與情愛同來。何諱言之深耶。且情愛二字。何可輕。嫗。王若無情愛者。彼諸公。何爲推戴。至此。蓋天下以情感情。無男女內外一也。非是何爲世道。王尤須知天下。惟婦人最易感人。雖血性男子。亦往往爲之迷惑。

王今垂卽大寶矣。余喜極不期流露其事。後之言若有所使者。余亦不自覺也。且王之卽位。余固未嘗預言。然王非淨深其行。亦不能勝此雙冠。王前侍臣遲王久矣。余遂同阿度那出自東房。而媪猶啣啣作里語。媪雖吐屬不文。然其中亦間有元機。此時余已登殿。羣僧起立。爭合十羅拜。余翁徑前把余手。授金象。象神曰。麥爾司天下誠慤之神也。復出二象。均埃及古王。曰矛的。曰格翁。吾翁授象時。狀極肅毅。謂余曰。王託矛的格翁二王威稜。須自誓於麥爾大神之前。王其聽我乎。余謹對曰。願之。因誓曰。余小子幸厠格恩遺壤。託埃及諸大神靈貺。與金塔古王威靈。並假二王精爽。誓於麥爾之前。翁曰。吾更有言。王心若有隱慝。則冠服雖加。究無成功之日。若克踐誓言。則足握璽筭符。光復埃及舊壤。而諸神亦不斷其黍稷之馨。今當遵率吾言。立誓。庶履道坦坦。旁無掣肘之人。亦無人敢以謫詐變亂王之行政。王尤當知羅馬臘丁爲吾國仇絕之。勿與盟好。並立斥淫祠祛之域外。舍此身命爲格恩遺民圖復舊日之自由。余聆庭訓。一一如言立誓。翁曰。足矣。小子可踐爾位。君臨萬民矣。吾輩

卽名爾曰佛羅。佛羅者埃及國
皇帝之詞也

余此時遂登寶座。座前橫臥一人面獅身之神象。座後張錦繖。狀麥爾天神。兩翼分張如屏。余翁阿猛尼亨徐前。以大巾巾余。始加以王冠。已乃服黃袍。更授一笏。一鞭。呼曰。王孫夏馬之。此君人之表識也。余輩爲阿蟠司神境之高僧。今日代王加冕。爲上下埃及永久之佛羅。國祚靈長鞏固。以副全埃及人之望。一時殿上諸僧。咸同聲附和曰。佛羅司我埃及。埃及大昌。於是同踞膜拜。拜後人人爭至吾前立誓效忠。以興埃及羣僧誓竟。余翁復執余手引余至七龕之前。余一捧香上壽。又徧拜意。昔司阿施利諸神禮畢。入祕宮。諸僧復至羅拜。稱余爲佛羅。余木然不能酬答矣。所以上

在三東貝葉中所記
之第一事也至此畢